甔甀洞續稿

髐瓻洞續稾文部卷之七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馮攀龍　校刊

序文十一首

邵伯如先生制義序

邵伯如先生蓋自諸生以文學名吳吳故言游之鄉多文學士然未有不避舍先生者顧先生已酉一第以往凡四上公車不得志　詔對年且過五十始屈首受邑學博士之吳興教授生徒非其志也無何謝

鬱捐館舍矣諸海內知先生者莫不扼腕先生豈於

才而嗇於遇又堇堇以中書客死天道之謂何乃先生生平所爲制義則自身後益傳于暇日常從市肆購得數十首讀之快然惟恐其盡因稍稍借爲批評授諸兒及諸門人矜式之曰此閑於制而不束於制者也卽取弘正間程式與王陸唐瞿諸先輩之文並案而評隲之無所置甲乙焉蓋先輩學務博綜辭根理要勁風骨而不露美色澤而不穠運變化而不譎今文由古文也晚近承學競自伐其根素而欲以畫脂鏤冰之技當之鮮不醜焉自失矣諸子聞予言而三歎之久之閒有　詔厲天下文學官釐正文體禁

一切剽剟餖飣語不錄而獨采先輩之文播爲士型範於是所在後進生始復慕先生而購其遺文恨不可多得會先生之仲子麟武以進士來理我武昌而手首以先生遺文來請又得數十首出以示人則人人爭手錄之子曰管城疾病矣因命吾見校而付剞劂氏以廣其傳嗟乎先生之爲斯文也不得身用之而以予用不得親見其傳也而以四方後學傳其猶軒后之珠棄淵不能匿卞和之璧碯石不能藏乎夫天下之至寶其精光固自有時而發而一時顯晦亡論矣

賀隨州祝使君被薦序

夫薦舉之典關世道民生豈其微哉存昔帝王之廷咨岳讓能籲俊尊帝上下交相敬戒師師濟濟之風至今猶想見焉漢選察舉郡國文學高第及長吏守丞行能異等以次補右秩或下璽書褒廣增秩賜金或即選諸所表召拜公卿太傅以故史稱漢世多良吏由察舉慎也今世察舉與漢制小異蓋漢薦吏無專官自三輔太常以及列侯中二千石皆得各舉所知以備雜問其猶有立賢無方之遺意乎今天下長吏守丞治行惟按部御史得察舉之乃其所察寄耳

目於方岳監司采風謠於耆老萌隸必方岳監司耆老萌隸皆曰可而後舉雖善吏者不能挾詐僞以奸其權是亦漢遺意也然予又聞尸子有言舉士不論才則伊尹管仲不爲用張敞與朱邑書亦謂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君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夫舉必當才舉吏者之職也至覈才以希舉旨所謂名實純美者乎項御史柯公按楚薦列楚吏而以隨州祝君爲稱首大旨謂祝君文學吏事可當漢循吏郎異時召拜公卿太傅無忝也一時朝士大夫與隨諸父老子弟莫不竦意爲祝君賀其

僚佐陳君汝岳君世祜則走使下雉索予贈之言似謂予知祝君也遂不敢以老辭祝君故汝南太守子隅公子也又少年負奇取明經甲科最高等其領隨則以隨為漢東大國非祝君弗任也比入郡遂能折節問民疾苦循循遵繩式不自用其才亦不擅為條教第宣布詔令通達幽隱期與民休養而已大者釐正田賦使游民不得浮食閭里詭號係役次即慎守藏使宣輸納而宿豪大猾不得因緣為奸屬其境西連荊汝東拒郟鄧大盜時時竊發為長老憂祝君坐策干安崇巖游徼甫約束使閭里自相守望以待之未

幾汝縛小偷格殺巨寇數十輩境內晏然稱平比歲
薦饑祝君憂形於色尋捐俸設糜聚饑人而餔之已
乃請發帑金千金易粟賑之所全活不下萬衆訟庭
多暇輒進博士諸生與之評文辨疑義而旁郡諸生
亦多聞風而鼓篋至者蓋祝祝君馬南郡矣君又好
爲古文辭每一篇出客珍傳之雅爲李太史本寧所
稱賞頃復刪定故隨州刺史劉長卿詩序而剞劂之
以廣其傳讀意雅道可知已夫祝君以經術潤飾吏
事章章乎名實相應類此部使之薦豈其浮譽哉故
日形非爲影也而影從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君

子功先成而名隨之即祝君一日而名滿中外雖欲自掩其功不可得乃部使則知已之遇耳且虞丘之薦孫叔敖爲楚非爲敖也公孫枝之薦百里奚爲秦非爲奚也魏子之薦賈辛爲王室非爲辛也知薦者之所爲則知被薦者之無所爲惟無所爲則奉職循理其志不渝破觚斲雕其趣不易世道民生且嘉賴之非獨能其官取公卿太傅而已祝君其繇永圖哉

君字耳釗浙西海寧人

王行甫集序

王氏楚世家行甫盖稚欽先生從子也稚卿在德靖

問以詞才擅名史館海內士爭誦說之近體奄有四
傑古詩凌厲三曹而文則刻畫左氏內外傳楚諸先
輩鮮有能方駕者行甫乃自束髮抗志欲修其業以
故不矜門第不席父兄之資而獨屬首誦先秦兩漢
書攻爲古文辭以自見而見者類以爲嚼躐惟所與
一二詞客膾炙之比予有大梁之役過齊安行甫儼
然曳逢衣叩予談藝言中竅予亦心許之此其志
不稚欽不已也越二年予歸自大梁行甫業已鼓篋
遊太學著名公卿間顧益不自有也歲時涉江叩予
山中把酒相倡和者十餘年又嘗偕予西陟天柱東

泛震澤所過名山大川所遇文人墨士無不縱覽交
權長言高詠而雅道爲益廣歸而删其舊草過半而
獨存其精者録以示予予益大喜謂使稚欽而在何
以加于行甫猶逡巡讓伯父何可當也已又築蒼
蒼閣舍旁日謝客坐臥其上襟衽江漢諷詠古今咀
嚼萬彙之菁華攬五方之逸典已乃收視反聽瑩精研
思肆爲樂府歌行以及諸序志記傳弘博雅麗浸淫
漢魏元貞諸名家於是又自删其舊所謂精者過半
合諸新製爲若干卷示予予讀之林林總總蓋不勝
其嗟異焉不圖爲文之至於斯也稚欽吾獨無所加

子哉行甫始稍稍自信日度幾無忝我伯父萬分之一拜子之賜也于爲擬一言序之予聞古之言曰言以足志又曰學以益才夫言之不可以已也志先之才之不可以已也學先之是故含志以立言其言不文含學而用才其才易匱以是而望作者之庭不亦難乎茲無暇遠引卽吾楚多先民自鬻子以逮屈左徒作者凡數家或幽綜造化明眇神理或習於遺訓而富於典墳或潜離騷錗風雅以爲詞賦祖卽傅之數千載以下誦其言而志可知已論其才而學可知已夫稚欽修先民之業以爲後進師行甫又脩稚欽之

業以自傳於古匪志定而學足能乎雖然有神解為而志與學不需也語云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夫非輪扁所不及言匠石所不可試者乎且夫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故曰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今之競飛者鮮究斯極何以知行虛哉予自童年謬辯數之風今老矣又得藉行甫為所以不朽茲不備為通家云

姚氏從本録序

太僕姚公思載蓋自嘉靖庚戌同予舉進士交曰與深

越二十四年萬曆癸酉予適舉　命視縣中學而公
二子伯允廸仲允升並試諸生高等相繼舉明經科
一時縣中以家學顯名姚氏爲獨盛矣予旣別公十
餘年且屏處巖下聞仲子業已剖符爲滇之路南守
茂有行能頗引望六千餘里不通聞問歲時念之會
路南遣使併奉太僕公書來見存予懽然喜曰故人
高義哉乃又以從本録屬之爲作序按録姚氏其先
爵城人自樞密公眞爲爵守禦遇我　高皇起淮右
首率所部應之授神武衛鎭撫眞故長子謙繼其官
擢濟州衛指揮調宣府右衛謙弟曰誠與誼並占籍

濟州久之謫起行間歷陞濟州衛指揮使調西安右衛誠子昱寔與有勞焉及謫故子景尚在襁褓昱得以從子借襲後景長還襲之已調貴州普安衛昱與俱往尋病卒景適調征松潘夷上首功　勑晉都指揮僉事景故無嗣而昱子信信子鑑並以家難空乏因循踰期遂為文法所格不得襲而鑑獨煢煢依新添衛守祖塋家焉居數歲鑑恭　詔諭果授冠帶舍人尋累軍功首授右所百戶逮鑑子增赴襲則又東於軍政條坐越級降為小旗蓋魏氏汗馬之勞樹自開國傳襲　景朔凡再格而報罷茲太僕公所為執

歟不能平也有太僕公起家稍為先世昭雪兩臺使從閩帥臬大夫議僅得以舍人附衛稱官籍云昔者晉舊臣之族降在皂隸者叔向閔焉謂非所以勸有功也漢功臣苗裔或絕或乏班固表之殆亦有深意況太僕公身為勳舊子孫而能默默坐視其湮替焉已乎至錄其事而以從本名則仁人孝子之心也其為太僕公子孫者獨又可恩已夫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均之一本也孔子曰禾生穗向根不忘本也范文子亦曰言稱先職不背本也郎左氏所紀於國曰先人之敝邑於居曰先人之敝廬於寶玉曰先王之敝

器春秋並予之莫亦以仁孝爲訓乎予竊以爲兆初以戎事與至大僕公父子卒用儒術通顯文武迭勝屈信相倚伏天之贊兆也於是不可度矣

王奉常集序

王敬美氏蓋予師大司馬民悅公仲子予友大司寇元美公愛弟也往予二三兄弟偕元美稱詩京師時敬美方弱冠美手儀而刺經綴文已嶽嶽負奇氣乃又承世德而師友其父兄遂成名儒會登第以後迫家難與元美君皇跣俱伏逆旅入奉司馬公槖櫨蓋不勝其憤懣抑鬱則有所激而爲詩詩輙高出元美

大嶲與之適予待調入京間行過逆旅人慰以二詩雅爲所稱賞旋與予詣請室視司馬公敬美因口誦予詩一時父子師徒相顧黯然飲泣而別久之敬美多所誦習考鏡而脩古文辭漸工李于鱗見以爲大奇呼小美而才之吳中人稱王氏二美矣於是敬美益自喜而日賈勇於作者其志不奄有古人凌駕一世不已蓋自難後里居侍太夫人養垂十年起家爲儀部郎累遷至大常少卿中又歷十餘年而居喪請疾之日半之頃自太常請疾歸遂不起海內士由一藝以上無不欷歔悼惜爭爲詩誄哭之元美書來謂

天喪吾弟吾無樂乎有生矣傷哉踰歲元美詮次其
遺藁合古近體詩及序志傳記賛頌諸文得五十餘
卷錄而傳之走使遡大江入楚屬予序而其子太學
生士騏輩又申之曰此先君子治命也嗟乎敬美故
兄事予而晚年知予尤深顧愧予才不逮敬美遠耳
今手其遺藁讀之累日夜不能捲卷庶幾其人儼然
存乎蓋敬美其才兼人而尤所精於風雅典謨暨先
秦兩漢魏晉諸書旁及二氏百家音官稗史之屬無
所不窺且備嘗諸艱心志荼苦以故閱識廣而神氣
益完思慮深而天機益歛意興高而風韻益遠之其

境之所會而極其情之所通無不應手立就盡有巧若承蜩弄丸勁若飛丈奮戟麗若絕珠編貝捷若雋風鞭霆廓宏若張千門立萬戶詭異若飛兎越山神魚起海千態萬狀使人應接不遑而叩之則有餘音按之則有微旨也乎觸撥其性情發於詩而風世之道寓焉論議持於文而經世之道載焉此何啻立言士郎吾黨諸兄弟當之鮮有不自失者斯真元美弟哉乃元美雖善張其弟而不為吸語詩多其涵詠漢魏晉宋而謂不從門入以神詣之境勝文則出入西京韓歐諸大家間采世說自以為得其三昧嗟乎知

弟莫若兄矣夫行空之馬不受銜羈翔地之驥不假
骨幾謂世之所不常有也才如散美豈世之所常有
而可區區臆論哉別著有澹思子望崖內外編經子
臆解閩部疏三瀧圖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學圃雜
疏諸書業已行世至其生平德誼中外行能則相國
元馭公志之不具述

觀一軒藁序

蓋在嘉靖己酉予與觀一陳君同舉於鄉君故精擅
經術旁及史漢外家言暇日好為詩歌以自適久之
系待公車不得　詔授文學官司教吳興吳之孝豐稍

遷淳安縣令所至輒有令名顧其受性樸直不善宦卒與時枘鑿飄然拂衣去非止厭束帶趾折腰已也里居垂二十年掩關抱書課農訓子不復知有世味而獨詩歌之好日擁篇章之投籠筒者日充其予茂才雲峯輩哀而錄之得若干卷成書請於君題之曰襯一軒藁因走使甑甄洞屬予序予僑櫝而嗟異焉君與予交四十餘年地相望僅三百餘里又皆同有此好乃生平未嘗介一字相贈荅而於垂老之日始得握故人全稿讀之亦自意外奇事夫陳君出處頗陶元亮而所為詩歌亦往往似之稿中諸體畧備率

多任天質而輸寫其胸臆當境與情會言言境也亦言言情也故不資埾範而自合不假津筏而自超不涉蹊徑而自爲一家庶幾陶然澹然有如其人矣夫詩言志陳君志在自適故亦取適而止焉漢楊雄作甘泉賦成夢出五臟出而卒自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豈無旨乎言之哉蓋巧遲不如速拙即作者亦忌適役其神而巧斲其性耳故謂取適而止者似元亮也鴻烈之言曰好武非俠也好馬非騶也好味非庖也從其所好而違於其所不必好可與語陳君之自適哉

方山人詩序

山人鄣人也貧而嗜詩詩輙工鄣山人之為詩者無慮數十家而獨不知有山人山人亦私謂鄣山人多自以詩行其狹亡奇徒而游楚楚人王行甫識之遂與之結社講業因時時過予言詩一有所觸而屠輙大稱快鼓掌起引巨觥自浮曰史遷覆離騷兼風雅楚蓋有其遺音焉吾舍楚何適巳益抗志希古傳習好問雖僦居窮巷被褐羨藜手一卷不釋興至則長歌微吟惟其意之所如予嘗避暑樓下而山人讀書樓上每聞其吾伊聲累晝夜不絕叩之則屈宋而下

以及揚馬班左諸賦無不成誦予益心異之山人又自謂士遇知已難耳貧何病於是携其家來與予割舍而居分粒而食者十年而詩益奇進名藉藉江漢間余友曾司空三甫陳京兆玉叔李太史本寧郭太史美命鄒給舍震卿貴給舍函聘周督學啓明朱懷慶子得丘潮州謙之輿豫章諸王孫無不折節山人而與之言詩者從楚皦山人始別予移家秣陵予偶江行遇其從兄定之司徒舉手謝予曰家弟仲美詩一變遂可爲布衣倡矣微予其孰能熙拓之未幾山人自裒其詩若干卷成書從秣陵遣其子用謙來問

序子惟山人身處世外慨其貧如飴故能澹泊勤苦
自趨於雅道今觀諸體錯列種種得之應心其致深
其韻遠意氣豪而不恣色澤妍而不靡擬古而不滯
蹊徑詠事而不落塵滓山人深於詩矣茲伯牙所爲
見志匠石所爲取質山人葢助子多也子何補於山
人哉第其初與行甫同社而詩卒與行甫並傳子竊
不忝爲知己耳客有曰山人遊道廣奈何輕去父母
之國客遊二十年忘歸豈其家於詩乎子解之曰此
從所好耳彼鴟夷子皮非生於陶庚桑楚亦非畏壘
產也所至即爲安土而人尸之豈必執重遷而譏東

西南北人不近情乎夫鯤徙而鵬則搏扶搖蚍蜉而
龍則乘雲霧士固貴善變耳客又曰詩者持也持人
情性不使縱也乃山人往往善使酒即酒人畏之奈
何不自持乎予唉而解之曰山人持於詩而不持於
酒茲所以稱山人客惡知之客瞿然曰今知山人矣

奉祝郡大夫張公五十壽序

公凡三仕楚所至有惠政而官屬士民並戴之然獨
於我武居最久自州牧以及郡大夫歷十餘年累被
薦書凡兩報政再拜　恩澤詔即長老未之前聞以
故州人與兩邑人親愛公不異所生父母而公亦子

視州邑人所爲乳煦捍衛計不遺餘力遇州邑長佐之新至者輙不靳舉舊政告之有一善若自己出津津爲之游揚有一不盡善則又陰𢓜而曲諭之使無有失墜乃已茲庚幾閧誠布公之心哉官屬耕公自樹士民亦藉公自安無不舉手稱天幸而稱戴又視旁邑倍矣歲三月庚申爲公誕辰寔始行年五十人人望見公美鬚豐頰頰無二毛不知其艾也遂公巡行下邑所過父老遮道擁輿相勞問碩公千歲諸搢紳儒不冠則猶稽老更博史而采閭巷頌聲合而書之爭先爲公壽此何以感焉語有之羣噏而風羣

吁而雨聲應氣求非可強而致矣適大治令郭君逵將命爵祝公先期謁不佞爲修辭謁不佞知公也夫父老祝公矣搢紳儒衣冠祝公矣晉部吏之祝能復有所更端而異其撰乎竊以爲祝在父老則麥丘之遺風也祝在部吏與搢紳大夫儒衣冠則閟宮之遺響也殆異辭而一旨徵公其誰當之或曰古者五十不稱老不稱老而祝之何居在禮男教有之男子由幼弱而強壯皆乘時有所服習至五十而神氣始定今觀公氣彌而神益王人不知其艾也夫艾也豈非耆順耄耋之徵乎一宜祝又古者五十始命爲大夫

為其閱歷多而於　國家事要民情鮮所不習用之
任事則輕車就熟路迎刃無全牛與初仕服官政者
不同年而語也乃公則自強弗受　命稱大夫每試
盤錯輒有成勞此殆天授異才不待閱歷而綽綽有
餘裕者而猶夙夜儆恪惟恐上負知遇下失吏民心
不自知其大夫也夫大夫也非九列三公之階乎二
宜祝又五十慕父母者稱大孝知天命者稱時中知
四十九年之非者稱君子今觀公言必稱先德而侍
母養極懽亦可謂思孝奉職循理而恥於阿附以自
媒亦可謂俟時每一命且下一獄且成微有不當於

衷曾不俟終日更張之亦可謂知非庶幾衛君子之流亞而履孔之徒也三宜祝夫宜祝斯祝之矣何待三彼所謂不稱老者鄉尚讓也非是之謂也郭君聞予言大喜再拜謝曰逵不敏謹奉先生名言三祝公豈惟公壽即武昌所部諸州邑皆公壽域矣

程氏考旋集序

是集具程辰州累行甚都而三子者奉以爲景鍾彝器不啻也命之曰考旋何在易履之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夫履上之終也旋履之完也元吉履之大善而有慶也辰州公考焉集所由名不誣矣豈亦晉

劉毅所謂闔棺之論乎今公即世已十餘年集之傳
垂十年而傳又多自鉅公鴻筆林林總總類皆華衮
其文而金石其聲公蓋可以不朽矣乃其仲子洧未
已也介使數千里問序於余余撫卷而嗟曰汝揚余
故人也初予與其從兄弟汝濂汝正爲布衣交暨公
計偕遇予京邸儼然以二從書見投遂爲莫逆已公
登第爲戶曹郎相與過從數歲驩甚每與之飲君赳
大敵雖賈勇奮臂不能當比諸客類唐散且盡公猶
軒軒然引滿自觴竟一席身無惰容口無譁語燕市
酒人無不屈首咋舌下公者余既習公長者恂恂多

質行徐察其主計則握算有餘智有事有餘易諸曹
郎並推讓以爲不及未幾乎以讒謫公亦以宅憂歸
一別如雨兩相望如參辰久之猶從鄉人聞辰州循
良聲尋以待制自罷堅卧不出海内士人爭高之乃
不知其望著而倍也悲夫悲夫今觀辰州年表與諸
狀志傳誄頌贊之辭盡知公天都異産而居身大節
經世鉅猷膾炙諸君子之口未可以縷覼盡而吳安
人又以清德遠覽秉家政佐之因宜其仕爲良牧處
爲高士殁爲明神所在社而稷之亡忝也及讀公所
自著中星圖說忠孝經註與禮治安八議則自擁卷

竊歎公學通三才明習當世務其漢董賈之流亞與且善自韜匿不欲有著述名若曰身隱矣焉用文之茲公之所以為文也故劍期於斷決不必龍淵莫邪琴期於宣理不必鳴廉號鐘學期於有用不必三公四嶽大夫也以其有用者小用於一世又以其不盡用者大用於來世則著述之遺也穆叔之稱不朽公其庶幾哉乎故不論其世而槩其大者如此

大隱山人稿序

大隱山人者荊匽樊山王自號也王字昇甫食邑蘄少負異質抗志慕古日以讀書為娛每晝分而食夜

分而寢不知倦諸左右內豎竊病之諷曰賢王之爲洸洸者身婁袞冕珪組而處殿屋帷帳歲奉千鍾日御五鼎所不足者非富貴也奈何不自喜而營營博士業爲山人咲而不應益賈勇於學折節親師友尋築大隱園邸旁以待四方名公卿大夫與布衣之豪至即倒屣擁篲迎之日治供具爲高會與之陳說秕文倡和爲詩歌各罄其雖乃已盖山人既不自有其王客有起而爲王壽者輒引滿浮之曰子縱憐而王我王何以加於山人哉自是山人名益著而所爲詩歌世益珍傳之會　詔下宗正條遞減王祿而大隱

國客刖猶趾相錯也山人於是坐困不自給至鬻田舍質子錢屢歷爲郎覬暮計已又上書請自試不報乃表記荆王謝朝請以家乘授倩子而自褌冠野服翛然屏處半畝之宮蕭疏蘿薜甘貧如飴間與一二方外士談養生家出世之旨將老焉爲其三子賢而能文泉山人諸稿得十七卷因介劉生九齡來謁序盖劉生予門人而山人倩也予即不文嘗爲大隱園客敢不拜命乃窮旬月之力卒業諸稿不獨具體作者而音節鏗然入耳色澤瑩然入目爲其學足以廣才而不爲才縱情足以起法而亦不爲法束詩賦在曹魏

李唐間而文駸駸四大家矣夫弓待檠而後調劍待砥而後利玉堅而鑛之成文則礱諸之功也木直而揉之成輪則繩括之力也彼言棄學而循性何以異於舍弃而廢末哉山人自少慕古至老不衰其取諸檠砥鑛揉之益非一日矣卽世世珍傳之奚疑乎所交諸宗大梁灌甫豫章用晦宗良貞吉最久而南陽孔炎于應亦時時以竿牘相求晚年乃得與山人父子稍親而一時經術辭才並足以發五潢之精烈而稱聖世佳公子顧獨山人有大致焉在不自王而善用隱也是又能以不文文也文其在茲乎鴻烈之言

曰歌采菱陽阿而使郢人聽之曾不若延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予即不善聽山人業以爲知音矣謹序

多雲館藁序

多雲山在羅田竟蔪然起中天爲衆山冠邑人蕭含譽愛之因以名其館云蓋含譽既舉明經十七年年尚壯而所著古文辭業已具諸體成一家言富矣顧猶有深意不欲示人以朴乃越數百里涉江就予取質焉予得縱覽諸稿而竊歎之茲良工哉何運斤之捷而心手輙相應也人亦有言循繩而斲則不過樹

表而望則不惑合舉譽量遵是道乎以合舉譽才美而猶
濟六藝之源風四詩之旨咀萬彙之華漱群籍之潤
浩浩乎彬彬乎若臨武庫而鋒不可勝選陟鄧林而
材不可勝掄乎且目駭心憚之矣何以質爲弟從酒
間取其才不受約而氣不就馭者一二評騭之合譽
輒大喜避席起酌大手爲子壽又自引滿盡數斗如
是散髮歔者數日不復問一字别去别半歲使使銜
其藁來請序則已削其初者半而精其初者半得卷
十五成帙六弓日手一帙且讀且快惟恐盡茲不選
鋒之最銳掄材之最偉乎合譽可謂勇矣夫今之談

秕者非縉紳大夫則布衣士搢紳以退食布衣以游閒皆得肆餘力爲之而猶多所不盡合乃合轡介其間進不得自娛退不得自佚終歲守公車業以待詔對不圖所就一至於斯也非負穎才能乎夫以經生譚秕鑿鑿中窾如是者世不多槩見頃予覽詩數得東越一人胡元瑞而吾合轡累然起而角之亦足以張楚史氏以泰壯齊曰東西累今維謂兩生東西楚不亦可乎又合轡爲稚欽太史鄉後進且嘗游元美大司寇之門兩先生名世作者合轡蓋有所受之也故曰鼓舞者非累縱不然者非耿瀏澌靡使然耳何

有於子子聞師曠之調鐘也以後世之有知音者也
子誠非曠而令譽無負於知音矣友人王行甫又爲
予言羅俗近古士人多愛客而蕭氏世孝謹有萬石
君家風至令譽好行仁義修乃祖乃父業而益振之
頃屬歲儉不斬劃家庾鋪饑者而蕭氏裡其孚者樹德
甚衆邑人人誦之嗟乎令譽吾獨詞人也與哉

甋甀洞續藁文部卷之七終

甗甗洞續槀文部卷之八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校刊

序文九首

賀大治郭令君考績　加恩序

往予在中州遇郭君而知其擅經術負用世才既别十餘年君繇舉進士不第始謁選得大治令每過予道故猶怏怏不自得觀其治行則已籍籍與誦余竊心喜之比及三年當報政　闕下屬歲不登而民易動兩臺使難其行而獨表異其功能書最以　上上

嘉之賜璽書褒異君因爵君父爲文林郎母君妻並孺人一日而令君名動　朝著　恩光照耀梁楚間至榮矣　璽書且至令君冕衣裳郊迎如禮而邑老吏士大夫莫不喜動顏色謂邑百年以來所未有此不獨令君榮邦邑且藉令君重而後來者皆有所豔慕而視君爲吏師邑人自此有嘉賴矣其佐陶子鄭子與其幕陳子將飾筐篚以賀君固辭曰逵不習爲吏徒以二三子夾持之力苟免於隳失又不自意徼福兩臺使而冒　天子寵靈曰熙熙焉懼不勝也敢復拜子之賜無已其乞吳先生一言乎於是三子造

余以告余曰令君余故人也茲受　命不受賀其賢乎夫吏治自古難矣而治於今尤難而治大治則又難漢世稱得人之盛列在循吏可指而數焉漢以下抑又可知已難也今去漢已遠文益密賦益繁令握百里符自郡大夫以上兩臺使以下皆得討其行事而董正之曾不敢自用恩以紓其衆尤難也大治又楚僻邑其地磽埆而物力微其民勤苦纖嗇不足以自給加之鐵鏈箠楚焉不樂有生乃責逋之檄日絫案下令將能罷釜而厯耶且猾家少年類多操刀筆侍上官往往有所憑以干令一不應輒持令長短而

輕重之令稍不自樹則首鼠而依違其間鮮不爲所中以視它邑不難之又難乎郭君領邑客有難之者輙斅然曰客嘗我乎邑豈有裔民也請奉　天子之德意以蘇其無告者奉約法以平其無情者何難焉且邑何嘗爲吏吏自爲邑見以爲難耳至欲戢法以便諸少年則何異削足以就履刻首而就冠乎邑人聞其言業已竦意俟之比至則崇禮教簡科條公聽斷杜請託問遺節財省供庇善良而抑豪右徵歛以時緩急率多㩳至而輻輳者已乃飭存䘏之羸過方張之孽會不遺餘力故一年民憚三年民安諸少年

一無所間而卒亦無長短可持茲令君所為善自盡
而功能表若臺使　恩禮錫自　朝廷要之名實副
也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古人恥之
矣故器以蜡錯則利鈍馬以馳驟辨駑良今大治不
足以難君而君且以大治自見邑何嘗負吏吏自負
邑名言哉且天下惟愛民之吏能得君亦惟得君之
臣能顯親此國家治平之通理而守令公卿之大都
也人亦有言山致其高而雲興焉水致其深而蛟龍
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文林公孺人並以閭
里之節受知　天子則以令君故釋裘褐而被華袞

俾殁者崇五鼎之祀存者正六珈之儀一官而二世享之而猶世世珍之福禄大矣郎君用世之業當自兹益廣其尚思所圖報哉予又謂君容人也漢阜茂為容令視民如子後遷京都去容老少皆涕泣送之君得無聞茂之風而以其治容者治大谷乎郎旦暮且遷予意大谷人必亦知所用情君勉矣三子曰善以吾明府拜先生之言庶幾彰　君賜揚世德不朽而奚以筐篚為

大隱樓集序

是集益嘉魚大保方公詩也公故有十二卷傳於世

而沔陽陳述齡序之暨八公謝大司馬縣車里門築大隱樓養痾其上數年著述滋富乃屬其門人合編爲若干卷手授予校之因得窮數月之力卒業諸體且諷且歎美哉洋洋乎唐音也夫詩自風雅變而爲離騷而漢魏六朝則又以代變至於唐一振幾掩六朝而上之今之談詩者謂七國裂周而兆漢六朝閏漢而開唐予竊不知其辯漢以前亡論六朝惟嵇阮陶謝近古以下琢句雕章非不工且麗按之則色澤愈豔風氣愈漓靡靡去漢遠矣何言閏唐人政厭其靡靡起而振之爲能家樹幟而人建鼓一變而爲正始

大家即有所自開非六朝也故近世海內名公欲追風雅之遺又漢魏之樸而不可得類多希於貞觀持滿於開元大曆然猶未必一一破的難矣諸憑軾之士望選稍之圃董董能挽弓輙宣言詩不漢魏而唐猶之含穿雕貫蝨之技而為人負韊矢亡豪也將誰欺乎若大保公之為唐音則尤有倍難於唐人者蓋唐制以詩取士故詩不工不士童而習之有專力焉今則經術世務先之制益備進取益嚴未有緩其所先資而攻其所不急者公未冠舉進士而詩已著名此不有天授能乎其後為令為郎為郡守為藩臬

大夫治餉治兵歷三十餘年蹟而後起者再最後遇
上簡知由邊鎮督府拜陟大司馬蹤迹幾遍天下所
至題詠紀述具載集中其才情美其音節調其氣豪
宕不覊其風度廓宏高遠而一無所閡塞眞有吞雲
夢吐衡和鞭風霆而上下胥漢者是稱林之大觀也
乃其微又不易測蹟不加嶽起不加盈謗書入而無
愧心薦書入而無德色威震華夷不言勇權兼將相
不言貴此古大臣之度安在其詩槩見之公庶幾周
公之流亞歟而唐人又瞠乎其後矣人亦有言詩無
楚風楚無風也江漢汝墳列在二南非楚風乎即大

史以經名騷詩且在楚公與予皆楚人託交垂四十年而年皆垂七十老於詩矣顧予才不逮公公反推轂之而以盡堊之斤審音之耳見任嗟乎是豈予所任哉顧獨謂詩任楚則楚人之爲詩猶之粵夫人而鎛也燕夫人而函也秦夫人而廬也庶幾有居業哉即公純乎唐音則自祖離騷而族漢魏始謂唐音楚音奚啻爲語云豹裘而雜不如狐裘之粹知乎此而後可與公言詩

龍章錄序

龍章尊〻君命也曷稱龍爲君乾道也乾爲龍聖人

龍飛在天故其德爲龍德章爲龍章尊之亦神之也
尊之示不可褻神之示不可常也夫制命在君非常
數被命在臣亦非常遇故書勞勸能則予不爱爵感
恩報禮則仕不爱忠由一命以至九命由受職以至
主瓚秬鬯皆龍德之施而神道之教也夫臣子所得
私覬而槩膺之者哉我　國家綜核吏治恩禮臣工
布在令甲有差等而不以中外得之者稱天幸不得
亦不敢有觖望自予所聞諸累朝先輩嘗有位至六
卿未及沾一命貤封其親者則所謂遇而不遇非常
遇也何論外臣哉頃郭君爲大冶三年報政太宰太

宰列其行能高第上之　天子天子嘉悅之命司勳議封太史撰制制曰大冶令逵賡平于惠祇厥官其賜階文林郎而追贈其父朝陽如逵秩母吳妻姚並受孺人封夫郭君以治行受知　王上異矣而父以者德母妻以淑德並載　褒書自天渝下儼然覲天顏聆　天語宥不勝其欣異而竦懼若兩世徽福一國稱榮茲不異之甚異乎郭君奉而珍之爰有斯錄意遠矣意遠矣人者志　主上之恩而思報思報則君爾忘身身益勵國爾忘家家益振且爲先人表義方爲後昆勵濟美忠孝之道歸焉非徒德色一階

而後耀閭里入耳目已也竊又聞國士之遇與上將之封恩止一身耳古人且終不忍倍況榮其身又及其親者乎壺飧餔文與簞食遺毋雖及其親恩止一飽耳古人且以身報之况享有祿養又錫有封爵者乎以此思報郭君當無所不竭其悃忱矣載籍所記若三命滋恭世篤忠貞皆臣子受命之遺矩也予竊爲郭君願郭君勉哉

雙鳳編序

項玉叔自金陵寄雙鳳編至啓而視之則所與元美先生倡和於鳳臺作也夫鳳神鳥也文有神而文人

之遇合亦有神故玉叔以遇元美爲苛元美亦自謂得玉叔脫聲應氣求和鳴盛世翩翩雙鳳哉門人勒而傳之可謂好事也已予於兩君子皆通家而大馬齒差長故雖伏在丘壑不爲所遺且楚去金陵一衣帶水兩家述作並得時時相聞即不及與雙鳳接翼諧鳴殊無所恨獨憶玉叔故於敬美有深交在閩中嘗有二龍編爲士林所豔今敬美化爲異物矣元美傷不見弟猶得弟其友玉叔傷不見友猶得兄其兄撫今思昔當何如爲情而予讀其詩若文有餘悲矣乃元美又謂不敢以旗鼓當玉叔玉叔且有小巫大

巫之遜兄事元美而心師之語皆由衷而氣亦兩相下豈諸少年憑軾之客所得窺乎至玉叔以纂史望元美元美以薦天下士望玉叔則尤盛世之希音也命之曰雙鳳蓋有取焉予又聞之揚雄曰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爲能隱見以時今元美踰耆力謝大司寇以歸玉叔方壯盛起大廷尉入次公輔或翔千仞或巢阿閣則各以其時爲隱見而於鳳德交相重也誦是編者又安得交人兩君子已哉

黃先生易經崇雅稿序

漢人有言學經不明不如歸耕謂上以明經舉士士

以明經應舉經固用世之先資也士有弗明弗措耳夫明經難矣而明易爲尤難盖易畫無文而爲文字祖易書不盡言而爲五經鼻祖函三才之神理統四聖之心傳潔凈精微廣大悉備自商瞿以下雖老師宿儒罕窮其奧何論經生哉乃吾黄先生則年甫踰冠即用易舉進士高第出守吾州每公暇輙進諸生示以所著易義諸生無不竦意而北面宗之不啻奉以爲指南而信以爲神物競相傳録頗爲備書者病會有池陽生蘇至昌來省其父因得受經先生請其刻梓二百首録梓以傳名之曰崇雅稿書成造予請

序顧予耄矣獨嗜文之癖未盡捐手而誦之喜心勃勃動蓋先生蚤慧若自神授而師友多大方名家業振顓門辭根性術而又搜三古之遺察五運之變業既深於易矣乃能匠意結撰無一不中竅且多畧傳註而成趣趣卦文而成文化圖數而成象其機蓋在牝牡驪黃之外而心手疾徐之間非若經生飾說已也故挾筴不得試亟爲制科所收茲貫雕之手盡堊之斤乎夫以老師宿儒所難而先生獨從英妙得之非神授不能矣予又竊謂下犇生與池陽生並得遇先生而以經術授之似亦有天幸昔丁寬以易東許

若

田何馬融以易南許鄭玄而二子卒以易學名東南今先生之易嘗在下雉池陽間諸生其受易先生哉

賀武昌太守若帚韓公考績　加恩序　二

韓公自法曹出守我武昌三年當報政　閣下會兩臺使議謂武昌楚首郡任既繁重而歲又大侵所部十州邑饑困之民方嗷嗷然託命太守何可使一日解郡符往也請得留其行而獨表異諸政績聞

上上嘉悅之　賜璽書褒勞稱治平第一　加爵其父承德郎爲中憲大夫母安人爲恭人蓋可謂名實相副榮矣郡父老所在心德公既幸公留尤幸公被

恩命喜色相賀聲洋洋載於塗其僚張君某君聚而歎曰茲父老之心哉夫大厦成而燕雀喜風雲舉而龍虎從物有固然顧吾屬日奉公董一之令以爲吏師朋分其猷以共乃職幸而間有缺失皆公賜也公榮孰榮於其在父老後乎於是走使致幣山中徵言於予予訢然起而拜使者徵諸君且欲有所託而赧然敢不拜命之辱漢紀太守吏民之承則所部諸長皆以親民爲吏事而太守得討其良否而董莅之職方氏郡縣名義亦曰郡若群也民所群往也縣考縣也民命所縣也夫民命縣於縣而群於郡其稱吏民

之本意深設楚之爲郡者十五而我武昌政務繁重倍視之又附在行省兩臺使藩臬諸大夫日臨其上而與諸王宗及閫帥衛尉同城雜處且當水陸孔道過使冠蓋絡繹無停晷亡論滯獄不易平逋負不易責即抱牘請謁手板之迓迎業已不勝其勞屑若歲荐饑益以天行疹癘十室之九男不得修農畝女不得刻麻考纑而轉徙羸瘠枕藉道路者不可勝計公乘適當其艱蓋三年無一日不憂見顏色其最苦者公所欲爲民便宜補救朝受質於上夕布令於下一無所壅閼而吏民並受其福則又視諸郡爲多蓋公其

才閎敏其度廓宏爲能勇於肩重而不自功捷於剖微而不自智確於持謀議定危疑而不自矜許遇僚屬坦然露心與士大夫恭而有禮字所部饑困之民寘若疾痛之嬰其身計不須吏祓除之歲時發帑金乞糴積粟分賑書屢又令民胥行平糶法自右保郵所全活不下千萬人尋遣官分視疹者葬之殣者輿而瘞之父老相聞未有不涕泣誦恩澤者至奉部檄督逋賦公又愴然蹙額曰民益不堪命矣吾安得比迹古之良二千石使吾民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怨之聲哉乃爲之時緩急寬期會如不得已而取之父

老從饑困中聞公仁人之言又莫不涕泣相告吾儕小人寧須臾無死毋寧負公以故武昌宿逋責在諸郡後而輸反在諸郡先蓋公以撫字來之也公故法家每從請謁逢迎之隙晏坐堂皇諸質成對簿之徒鱗集其下伺之公以次召訊立得其情而哀者辟者咸自伏吏人宛舌屏氣一無所緣絕爲奸故庭無留訟獄無寃民蓋公以明允平之也頃江州大盜二百餘人越境鈔刼震驚我土地而其守相將且姑息庇之公毅然約會境上面折其不法守相皆有慚色盜竟伏辜所部一二墨吏公初猶善諭之使自新已知

必不悛也遂趣之使自引去公三年之績所爲最大
且著者類此何嘗一日不爲民哉故曰以仁行法法
亦仁也以法行仁仁亦法也太守吏民之本微公其
誰稱哉且爲人臣得君有道在得民爲人子顯親有
道在自顯其考績之眞所以慎辨幽明而庶憲固所吳
臣類皆右循良而左精悍蓋有爲也昔者王良造父
天下稱良御乃若鉗且大丙則又除銜轡弃鞭策而
能使車騁若飛馬鶩若絕朝發扶桑莫入落棠此殆
假弗用以成其用者也御民亦然今天下豈少良二
千石哉顧非用民則自用而欲如我韓公則且丙之

神御也難矣難矣公既以報政遇　主被非常之恩旦夕且召拜公卿去如龔黃故事父老何敢望借留第令我武昌與頴渤齊名亦公之遺也謹書此以待史氏

林母徐孺人八十壽序

莆田林生元世居業南太學從吾兒士良遊甚驩顧念其母徐孺人壽躋大耋遠在數千里外不得歸而從其兄稱觴於庭意鞅鞅不自安也因介士兒謁予再拜曰二孤非母氏不生而母氏聖善劬勞非名言不顯願微惠先生一言爲母氏壽茲不獨母重而二

孤將奉以爲世珍人子之心如是吾先生所弗與乎予初猶難之而生懇懇未已遂有感而歎曰林氏其以慈孝興乎蓋孺人出同邑陂家筓而適林處士省非公爲元配妣順柔嘉動合土行事二尊人曲極孝謹大得二尊人心屬處士公身爲家督歲計食指不供乃懷貲及孫孺人簪珥買行江淮間孺人躬自操作庀其家曰予調滌適承二尊人養二尊人益喜謂有婦若此兒出無內顧憂矣會處士公每有天幸賈常倍息而歸孺人率用勤嗇佐之貲殷殷日起賓客交遊日益衆因剞其產之半以益季弟而猶稍稍推

其餘以急宗鄰之貧困若人言處士公好行仁義孺人寔賛襄之賢聲溢閭里矣顧孺人三乳皆女不育男處士公業已逝艾而猶念與孺人敵體而起貧約未忍言置妾孺人則先意從臾之茲其時矣奈何以一貧婦故而忘宗祧遠慮乎於是始為處士納蘇氏蘇氏入而孺人第以女弟畜之食息進退咸得從容自如曾不踰三年蘇母連舉二子長即邑諸生顕世次即太學生元世處士公時時抱二子歸功孺人孺人輙舉手加額曰此皇天祚林而林先世種德之餘慶也貧婦何力之有焉後孺人視二子稚褓中恩勤

儆至不知非已出比二子稍長日依依孺人前亦不自知其蘇出也未幾處士公下世孺人哀毀如禮不使二孤它日有遺憾比其時年已踰耆不樂覩細事而以一切家政畀蘇蘇代其勞而孺人特總其大督耕織謹蓋藏稽出納而已已乃延經師課二子業儒居恒述處士公遺命曰此子也才惟爾不才亦惟爾今乃公雖不祿言猶在耳兒忍負我使我負乃公乎且乃公備極艱苦以有家貽爾爾但飽其餘粒不思起儒術一振之非夫也勉矣以故二子大自警勵雖循循逢衣徒而緻學屬文並有佳譽取榮名而揚世

德蓋可計日待焉吳子曰孺人丈夫女哉叔向賢大夫也其言吾欲多而鮮庚子有慨乎母性之不廣也詩不可以觀乎夫樛木之頌多福螽斯芣苢之樂有子孫由妃性逮下廣也然廣於婦德亦難矣太史公有入宮入室之歎無亦人情乎如其性不必廣即江沱無悔心而小星為怨鴇操升日而不知勞膳鶴鷓而不知棄將至秦趙其所天而立殄其祀不顧世殆不可勝數乃孺人獨有大造於林氏者非林氏天幸乎予閩林生言蓋不勝其欷歔矣夫孺人之大節在廣至為處士公有家有子而猶代其夫就養二親義

方二子廣矣而又廣孝友於昆弟廣施予於貧乏之可
不謂丈夫女哉此多福多壽之徵雖期頤不足為孺
人算何言大耋乃林生德其母深而祝其母無算亦
惟是母能享之林氏其以慈孝興乎

奉賀武昌太守若常韓公入　覲序

漢制太守治郡有行能者滿歲為真選滿三歲則課
最為高第又最者為異等乃得下璽書褒勞增秩賜
金而復以時召問使有所陳對而知民事艱難吏治
名實彙以次徵拜公卿而行能錄錄者無與焉為能
宣明教化惠養元元則所為問遺老諮故實者必備

而爲天下治安計必先郎恩澤殊常爵託重大彼蓋有以勝之故三代以還吏治莫盛於漢至稱功名損於治郡則吏不一二書而其人相業光美卒亦垂竹帛不朽我　國家經制損益三代而重親民長吏實錯舉漢故事用之而獨召問陳對於諸長吏入覲時一再舉故由行能異等而出入將相書勞盟府與漢史相輝映若不可勝紀享國長久其繇是乎予於是知吏治之重無古今一也雍公守武昌凡四歲業已用行能異等受　天子最上賜恩益寵次拜公卿時也會當入　覲脩歲事所部十州邑其父老

皇皇焉聚族而相告曰公吾天也今且入　朝吾儕
小人將焉依其長吏聞之亦皇皇焉聚族而相告曰
公吾師帥也今且入　朝吾儕小吏將焉恃盖知公
入當列內臺而韓旂熊與不復楚也因設祖漢陽門
爲公舍軷戒途而以贈言屬吳子吳子曰吏民之情
如是哉予不佞伏在公宇下公不以衰廢見遺歲時
勍有司存之又從行縣枉觴與之飲予故不獨知公
負天下才而猶心異公躬行古人廪廪有德禮長者
之風焉夫公故法家然內明外寬治郡持大體不設
繁苛之條不下操急之令日譏諸俗吏之小有才者

類多工獵名而鮮情實徒足以澆淳散樸傷國家元氣一切耻爲之苐身先節約以爲所部諸長吏風又好揚善隱過全器使郎丞吏奸利失職不遽案治之姑嚴諭之使自改圖其卒自棱文罔則又不以私庇其親民若慈母之字嬰兒察饑寒燥溼而以時乳褓之諸所爲救荒拯厲省刑息訟調徵額清弊源禦盜戢姦宄勞神焦思曾不遺餘力其用法平用恩益廣旦民無不爲公盡心腹者以故四年之內十郡之境受旱潦而不至流亡望烽燧而不及荼毒宜也郡附行省公不知其爲大政倍十五城公不知其爲繁[illegible]

使監司日臨於上賓客使臣日載於途公亦不知其
爲擾此尤非才智所能盡逕而委之所以稱異等其
必有道乎昔漢宣帝召問龔遂何以治渤海遂曰皆
聖主之德非臣力也帝以爲長者之言今公入
天子必召問公公宜有所陳對豈徒若龔少卿之謙
讓已乎夫少卿之治渤海先得請如所願一切便宜
從事無拘以文法故能自行其意布德宣威使盜賊
賣刀劍而執鉤鉏民用安土樂業今以武昌視渤海
非止有盜賊之患而且不得自便宜也公其以武昌
之難與公之所以不難於武昌者對乎盖武昌吏民

方

不能一日忘公公亦不能一日忘武昌幸得藉公之
靈　天子使代公者如公來即武昌之民安而冀少
卿再見矣且少卿之對蓋用耆酒王生言也予自度
不及王生然亦爲父母國之道也公能王生予言乎

奉送州大夫汝礪黃公入　覲序

公少負儁才弱冠起鹽官就試督學使劉公劉公奇
其文而以國器與之未幾舉明經連登進士第海內
稱劉公水鑑矣會謁選當得除內秩大冢宰一見而
識之曰異才也不使親民事閱閱疾苦屢國家故
實而徒以郎吏弭之恐不足以廣其用世資非待異

者之道也因授公知興國州事　命下賀公者或曰子以經生釋儒衣冠曾未數月剖符領郡乘軒駕五馬巖然稱楚牧伯不已重乎公默然無喜色難公者又曰善宦者避外而趨內今子甫輟吾伊遽攝案牘日與丞史吏民相質究豈其所嘗習而豫圖之毋乃難也公亦默然無難色退而語人曰夫賀我者少我而故盬之也難我者少我而姑嘗之也少則少矣古不有年二十餘通達國體十八而棄繻請纓者乎此猶易易也又不有十二而定策取上卿七歲而為孔子師者乎夫少何可量也有　王命在吾往矣於是

趣駕入州州父老望見公英妙若瑤林玉樹光彩映人簡重又若底柱之峙三門屹不可動莫不舉手相賀此福星也州自此振矣公因首問民瘼知累歲不登而旱虐尚未已悶然念之身自齋沐除壇請雨考禮登百神而雩禱之居必側身出必徒跣日百拜於路不以爲勞州人無貴賤無老幼皆冒盛暑從之公益憂見顏色禱之踰月天乃雨耕者稍稍穫秋作寄命須臾會又迺上官期會督責徭賦檄下不啻束溼薪促大弦也公不得已懸容應之始雖見詔嚴急已即安於先公後私之義徵至而輯睦焉卒之報簽不

施租吏不擾人人反自喜以爲便訟者在庭公置對
會無費辭第據案勞劃各中其隱辟不惶恐自伏公
又寬其罪罰遣之用是法日平訟日減囹圄幾空暇
日延見博士諸生與之談經術課公車業手爲繩削
而評品之使各竭其才而日趨於大家蓋人人父師
公矣公又於士之無家者聚之於神之廢祀者廟而
禋之而猶不受請託不納問遺不畏強禦不貴苛細
至遇賓客入境供帳廚傳徒御之屬壓壓取成禮一
切不欲以民力養交與僚佐士人交初若重體貌一
無所假借已而卽之則洞然披心不設城府人益驩

然樂親之其他惠政未易僂指數以故任未二年上下交譽兩臺使察舉廉平治行業已爲三楚最以予竊窺公諸所享事了無成心多自率其天性迎刃解糾紛懸鑑照情偽而已故令下卽著龜無所事察政出若已成亭無所滯劇郎當世所稱老吏多歷世故備嘗艱苦者遇忘難不自失誰其少公將無皮相而已乎予嘗聞之云始入官如入闇室久而愈明明乃治又聞齊居使子奇治阿已又使使追之還報曰臣見所與共載者白髮也夫以老者之智而少者決之是能治阿矣今公入官不待久而能明治郡又不資

老者之智而能決在古人且難何論老吏且也州處楚京垂介在山谷僻陋跕蹤最下壤也公以英年用餘力守之曾無秋毫厭斁意譬則舉兩牛之鼎烹鷄執擾龍之仗御馬輿誦在田野薦書在一朝堂兹且戒期入覲　聖天子將遂寵異之父老皇皇然恐又爲通都大藩所奪雖欲借寇其道無繇方聚衆而謀遮留公未有當也屬其僚蔡君吳君以幣造予謂將具酒脯餞公於郊問言不佞夫僚佐之情亦士人父老之情也予何敢以荒辭固拂公牧政之大者論次之授二君以助餞辭

瓿甊洞續稿文錄 卷之八終

甔甀洞續藁文部卷之九

武昌　吳國倫

渝州　馮攀龍　校刊

序文九首

劉伯子義草序

往歲劉伯子翊成不逢不從其世父過予止而觴之即遂循俎豆間修長幼之禮甚遜然予竊異其風神韻宇飄然不群業以神駒繡虎當之未幾舉明經高第且出馮太史之門客有傳其先資之言者言雅馴中矩矱音氣古思鬱不盡吐經生正業固當如

是操此以射澤宮破的必矣會又下帷三年森焉再比乃以近草一帙問序於予予因得縱覽焉初若然犀牛渚而照水怪忽若穿井而聞仙家雞犬聲已又若涉海宮而呼鮫人淵客相對作隱語現龍鬚狀驚世絕俗蓋九州之內所不必有六合之外所不必存也異哉伯子之才乎惜予耄而少文不盡知其解耳夫謂經生正業爲制義也者不倍之道寓焉故上有所制不得過求諸士士亦有所制不得過用其才有如師心匠意馳騖高玄經傳不足而之左國左國不足而之莊列莊列又不足而之越絕齊諧秦碑汲冢

一切金石幽怪之文皆得剽剝而粉飾之見以爲神
奇顧獨調制何子故奇伯子才而尤奇其適用夫伯
子其才兼人適用何病竊慮夫才不伯子而過猶伯
子者去制遠也故居取安土不必覓閬姑射衣取章
身不必火浣吉光味取適口不必天漿玉醴仙椹靈
瓜惟文亦然取應制而已何至苦心極力使人不可
解乎耄夫腦中故無一奇每見奇輒駭異談奇亦多
拘攣非通方之見也乃欲驟爲伯子益友殆有深意
焉吾見及二三門人則又進而言曰伯子異才也在
國則斂其華以應制在野則變其體以自娛是草蓋

其抵掌也而非其捧心也噫嘻有是哉奇而又奇矣

因併述其言以告伯子

魏漵江近體詩序

蒲圻魏支可氏故按察順菴公伯子也起家明經凡佐三大郡用行能高等擢守滇之漵江且二年牧政稱西南最屬其意已傺遊紆上記請疾輙爲憲使監司所固留乃得郡理淸暇坐嘯行歌發舒情於述作因裒其生平所賦五七言近體詩若干首成帙命之曰怡雲亭稿時予門人姚允升適爲其屬路南守因得請其副傳之走使萬里問序於予且曰魏使君顯

受先生彈射而後殺青先生其留意焉嗟乎文可之於詩其天性乎昔在嘉靖中海內五六子講藝闕下順甫雖後至日練鉛操觚從之未幾詩且雁行五六子歸而有雲山堂稿傳於世郎其邑之先輩若魏蘇州廖學士皆有所傳然視順甫少遜矣乃文可不藉師友聞詩於庭而能專心致志以承之閱二十餘年手不停揮口不輟詠盖所謂家學世業與性成也頃猶刪草過半而僅錄其精者存之庶幾選鋒待敵割腴備羞矣予復奚所用彈射耶雖然文可之志未已也其必取質於予則知已之言也客有曰使君

擅諸體而獨以近體示人將有待乎予曰昔者齊宣王好射用不過三石而左右譽以爲九石王悅之夫射用三石不爲無力人矣其以三石而蒙九石之譽即以近體而冐諸體之名茲齊王之所悅而文可之所恥也乃其志猶不以近體狃也奚病焉客又曰近世諸詞家類多馳騖怪譎高自矜許使君獨取唐正始大家所爲淸平調而諧聲依律赴之若有所制而不一縱豈猶不盡用其才乎予曰相馬不論足力而以毛澤爲儀則庶幾千里矣相玉不論貞粹而以徑廣爲儀則篋無連城矣相詩亦然文可善用淸平調

庚幾驥稱德玉比德乎方其志猶不以清平狃也奚
病焉客誠乎言而起曰先生知健君何但知詩乎曰
士之相知難矣子思子不云乎龍穆好觴弄相人眉
睫以爲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親之橋于艮修
實而不脩名有若洪鍾不撞不發天下之深人也而
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知今天下之親龍穆者多矣
若吾文可生乎不好弄而脩實不輕發若洪鍾又與
子同郡稱通家于子故以其人知其詩以其詩益知
其人也客三歎而退予因具述以告路南君而自附
於文可知已云

韓氏哀感錄序

昔者曾子南遊於楚北嚮而涕泣曰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閔子三年喪畢孔子與之琴而知其哀未盡夫曾閔孝矣豈必後世無曾閔乎予觀韓氏哀感錄而知孝天性也其有所感而哀生焉則天性與曾閔同晉勳其庶幾乎蓋晉勳祿仕不逮母封爵不逮父風木之恨將與天終而其師友親知匍匐弔之爲狀爲銘爲表爲誄並爲晉勳寫哀頃晉勳又使予作傳傳成合爲一帙授剞劂氏每一披誦有餘哀焉因命之曰哀感云予故不文不足爲晉勳重乃諸名公

皆鴻筆鏗然金石爛然華袞爲晉勳親也者於是乎

不必然益足以動晉勳哀記不云乎墟墓之間未施

哀而民哀錄之所載儼然墟墓景也君夫泰山之薪

者以哭而動孔子哀齊人雍門周以音動孟嘗君哀

彼猶其疏者也思哀則哀至而況發諸天性者乎所

憂容亦日孫者易傷感茲晉勳之哀所以不能自禁

也豈徒哀之且思所以繼先志以覩其躬而脩其職

不忍以一介傷淸德不敢以一念負幽靈而民且嚴

君事之慈毋俟之古聖賢論孝而及事君忠蒞官敬

晉勳毋忝焉夫有所授於先君子至章明也異時經

嘗四方交輔王室與其先君子並書國史顯名世世

是歸其前芳矣

送别鄧大夫叔見張公序

古語有之問御於馬問治於民蓋御之工拙惟馬知之吏之廉濁亦惟民知之故無俟它問賈誼之論大政亦曰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取其愛焉十百人愛之則十百人之吏也千萬人愛之千萬人之吏也虞考績周考成漢考課率用是道而漢猶有遺憾焉顧近世難言之矣夫吏親民而亦親於民輶軒使者入境而知淳澆察獄而知寬猛覿耕稼而知勤惰采

風謠而知弊幾屈指名實相副上下不得相偷豈惟賢者安其位而黜者亦安其心矣今不問民將風聽諸臚語而已乎即臚語猶兩可一為愛憎之口所中去實遠矣夫人情何常之有同已則生愛異已則生憎愛者譽之憎者毀之吏脩其職不暇安得人人而同之而保其無纖芥乎叔見張公三仕楚而所居民戴所去民思在郢為良令在雉為良牧並樹生祠尸祝之允佐武昌又六年兩臺使畧薦其治行天子且兩下璽書褒之公何負於民也乃踰六年不遷而考功氏大計豈亦譏繁報至人盡駭之莫知其

解夫不奪其官而畫發其地考功臣豈盡無意乎弟未親問諸民而以衆人遇國士耳適郡之民皇皇然惟恐公掉頭納綬去泣者盈襟視者塞途俞俞兩臺諸監司而乞留公者千餘人兩臺諸監司亦莫不泣下議欲如河內借寇故事乃公之去志決矣夫民情如此一而輒命如彼薦者欲加諸膝譖者欲墜諸淵嗟乎豈計吏獨非爲民乎。昔者子思謂申祥曰公叔子以人曰親敬吾則亦以人曰疏慢吾漢文帝召季布無所受無罷去布因進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陛下淺其旨大類

張公事而人情之不測尤有甚於此者予又聞歷陽化湖賢智與愚闇同溺亞山縱火膏夏與蕭艾同焚玆適然之數公所能順受也扁鵲天下之良醫也不得與靈巫爭用鮑丘秦之德士也不得與趙高爭能則儻然之遇公所能達覩也乃若樹木者疇以腴壤灌以滌澤方冀其千雲霄也一人拔之遂無餘蘖治犧樽者鏤之剞劂曲成文章方冀其登几筵也一人搴而毀之曾不若溝中之斷故天下之憐才者終不能勝夫忌才者也豈亦公之所能盡乎亡論公諸上官下民中僚友胥爲公有深慨矣公且行僚友將

出餞於郊使使問言於予予曰公蜀人蜀道之險公所習見而舟車所親歷者無異康莊矣今世路何如蜀道願公一以康莊視之舟不以失舵而棄川車不以折軸而棄陸展禽不以三黜易直道于文不以三已生愠色彼莫予奪險夷我者非我有也而我所有非人能予奪也非地能險夷也況公遺澤在民輿論在上官僚友內不愧心外不損譽歸而奉老親抱稚子奚邑邑于官言豈惟不立哉公之宦直力樹勛公亦奚恤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予習公最久而知公負達節最高不作泣路書空態故得坐進此言以代分袂云

陶長公寓黃集序

陶長公懋中於予故未有交屬兩都人士有稱其富詞才而高視一世者予竊風慕之比量移黃州且三年始一通郵問則長公不待面而莫逆矣未幾長公偕友人王行甫來見訪握手歡北園盡一日夜別去予視其意氣激卬風稜峭直談藝則易牙之辨淄澠品才則造父之別駑駿予益心下之每歎其爲風塵外物然知其不免於世也已從行甫得長公寓黃集讀之則自耿尚書周尚璽梅給舍周侍御以下諸名人業已章評而目注之或謂其振家學而操國器或

謂其高行能而兼博雅或謂其借形勝而發天才或
謂其抒性靈而成仙籟各極褒美而無一語浮其實
固宜其膾炙人口而黼藻人目也乃行甫又屬予序
豈予復能贊一辭哉盖行甫嘗爲蘇長公編寓黃集
予寔序之今長公以直道寓黃與蘇同而以詞才爲
黃重亦與蘇同而其所不同者長公不作宋人語也
序何辭且睨近士志在漢魏而由宋人蹊徑者不少
豈盡其才不慕宋人哉不得其門而入耳長公旣
得其門而步趨之而舞蹈之駸駸躋堂室則不獨以
才勝譬則蒲且連鳥於百仞之上詹何騖魚於九淵

之下庻幾應心應手而盡其技也乃其微則有形勝所不盡者竹帛所不盡宣者故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其不狃於準繩而可爲平直者則不言之術也叩宫而宫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者也至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弦皆應則不傳之道也長公其進於是乎而視漢唐咫尺矣何論蘇彦成長公以有所中且納綬去黄黄千萬人借留不得乎聞之而戚深喟焉乎固知其不免也豈有風塵外物而能久處風塵者乎昔老萊子謂齒以剛折舌以柔完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耳長公之不免也其亦不

能爲舌之效乎

居夷漫草序

袁山黎君實氏故善詩，詩尋以詩起家三仕爲文學官最後乃得稍遷中都天長令往在盱江嘗介一使走千餘里問詩於予盖託之乎知音不待面也予感其意草一詩報之垂十年不相聞問矣頃又自天長命一使來請序其居夷草啓而視之則皆寓清平時諸作也清平故黔夷地自我　高帝闢而造之爲承冠之國弦誦之鄉者二百餘年而猶稱居夷何其在先朝王伯安先生竄龍場嘗以何陋名軒君實豈亦

有所感乎因憶予二十年前嘗奉簡書視黔中學遂
歷所部諸山川名勝蓋有穆駿所不及周而漢節蜀
師所不盡下者心竊自壯焉至欲吐一詞張之則其
景未易敵且嘗三過清平與故人孫山甫王幼明把
酒稱詩累日夜不倦至于今香爐金鳳諸峰色霏霏
几案間未忘不圖君實武乎舊遊而能以詩敵乎所
不敢起乎哉蓋君實自少守家學有其父風又多大
人長者之遊為能抗志古昔褒通六藝詩多唐人近
體而郎無一語不唐乃其思親懷舊述旅悲時類多
輸寫性靈依傳倫理稍精所會才美赴之庶幾有風

人之言焉又不為唐體所狃乎又聞秦楚燕趙之歌也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乎觀君實居夷而不陋夷所為詩且與槃瓠之蘆笙拼洞之士鼓金籥之弦箎迭相響應而其鳴皆條鬯清角如曠吹律如衍無以易其悲樂之情乎手而誦之黔山川又若驅而至前也謂君實不起乎哉今君實由文學官而陟百里長去偏陋而適通都其塗漸坦而其志漸得采詩觀樂以待宣布中和有餘地矣其毋一日忘居夷意殹

愛日編序

往徐子築愛日堂居其親予爲之記未幾徐子且祿仕爲天長文學官迎其親與俱卽養以三釜有喜心焉比毋氏中蘖獨彷徨奉其父還里中日益有懼心所爲送毋事父具鮮有餘力已括所藏諸縉紳大夫詞人墨士爲其親壽者得詩文若干首裒爲一帙命之曰愛日編以示予嗟乎徐子之懼心深矣蓋其父廷祥氏少與予爲布衣交今行年七十有三故徐子知年不敢不愛日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其是之謂乎且吾之孝子愛日非能調羲和而令安行也亦非能增度數而延漏刻也又非能如新垣平魯陽公

測候搖戈而便月再中也弟欲充其欲報之情親有餘月報益有餘力卽分陰寸晷不以三公易不以萬鍾加焉何論日故曾子一夕五起老子七十自娛皆愛日之心爲之乃其不待之懼難言哉予於徐子殆有深感矣或曰昔者王符之著潛夫也曾以愛日名篇何居乎曰王子之愛日爲民也君道也徐子之愛日爲親也子道也均之欲其舒以長也異時徐子得君受事而以爲親之心爲民其所爲愛日不已廣乎

與賢錄序

與賢錄何繇與士之賢且以脩與賢之典而使士益

與也徐先生其有造於興乎蓋先生初以名進士出守越之鄞邑鄞故人文奧區樞機閥閱之臣接翊造迹於朝無不神明先生才而純美先生節者會以它事正色忤郡守守銜之因得行譖而移先生入楚蓋不知越人失之而楚人乃得之也未幾諧者之皋慕著彰章而先生才節益顯其攝與事與士人又自有天幸焉下車即以治鄞之餘力解與大困者數事已乃脩舉古循良之政問疾苦諮緩急躬行田野勸農力耕民由是益親之而逋者漸輸訟者漸息稍暇去日坐堂皇若無一事者先生曰何與民易德如是其非

予則治地乎而興諸士乃得從容曳裾操鉛槧日造先生問業先生益大喜因與諸生分日爲程談經課藝累數月不倦諸士遂多斐然成章者先生因錄其成章之尤者數輩而擊節賞之曰興多賢哉遂裒而傳之吳子曰興楚裔壤也何敢言多賢由先生不自賢而後見興多賢耳夫玉人剖璞得玉爲其能相璞也珠人披砂得珠爲其能相砂也若其漫無所擇而槩以爲珠玉乎予意先生相士而得賢其有所試矣予因告諸士其益勉力進修毋負先生興賢意且諸士不聞里人之頌先生而願尸祝之者乎夫民且

易德而士居其先必有以三鱷須先生者先生自此
升矣先生名庭綬字公綰豫章信州人

冠山人詩序

山人家龍平山北枕大江去寻歷歷百里寻雖久耳
山人名未嘗一面蓋山人自少好遊託迹遍燕趙秦
晉齊梁之墟所與交多賢豪節俠士而所爲筆海墨
林則天下名山大瀆且載也奇氣壮懷鬱而爲詩類
多豪宕磊落語每一篇出聲動侯王公卿而于友肖
甫司馬助甫秉器兩中丞並推轂之山人用是名益
重交益廣輙不勝自喜往往揮金躍馬從諸少年游

買醉邀歡歌呼踸踔蓋一時布衣之雄也越十年餘興盡而歸惟有奚囊詩草存耳山人其先故素封一旦垂橐而入縣罄而居又能晏然忘貧築二餘齋以自廣謂無祿有餘富無官有餘貴也坐卧齋中不廢吟詠而其社友張太守子龍暨饒汝願諸君才時時裹飯齎酒脯造而覓之未幾王行甫以山人來而予固恨交山人晚也比見山人豐頰長鬚風流慷慨儼然許以為富貴人二餘其有謂哉因與之飲酒談秇累日夜不倦已閱山人諸詩則風流慷慨如其人裊若嶺落如其游率自任其天真而神情符彩互發交

快美矣美矣業心許爲贊一辭踰三年未能乃山人歸而精求之若有超悟取舊草焚其半而更定其半携以示予予誦之則鏗鏗有餘音也按之則穆穆有餘思也何山人奇進一至於斯不獨如其游如其人矣因醉之四十日而序其詩曰山人豈楚人哉夫矦王公卿下山人而山人不知榮天下名山大瀆奉山人而山人不加恭乃必窮而歸歸而取質不佞而後精求之豈予敢有所引山人自躍如耳且予聞之善學者用衆等之食雞必千蹠聚狐必千腋也山人取材諸名家善用衆矣而獨取質不佞將無善用寡乎

彼郢人之堊非匠石不斤匠石之斲非郢人不質蓋所謂兩相取也予老矣山人勉哉

傳文一首

左司馬熊公傳

初予從公釋褐蓋遂同邸舍云公雖長予十七年曾不予少相與評隲古今抗論天下事得失難易無不在其股掌心竊壯之其後公三入計三遇予都下道故益歡最後公開府嶺外予適守高州親見公削平大寇功成病卒行間當病革時猶手書數行與予訣嗟乎茲所謂死生交也予既爲位哭公屬道遠不及

臨又數年始得從里中再上公冢竊有餘悲焉其伯子熾始授予簡使作傳夫公非予傳而誰也按公姓熊名拯字元秉別號鏡湖居士武昌人其先晉陽人自和叔公徙武昌凡四傳至南海丞清節公父南海公居官居鄉並有遺德兩任皆俎豆之娶萬孺人生三子而公其季兒時即沉歛端重不習爲嬉遊會從南海公之官其長吏一見而奇之已從經師受詩爲文一出即試爲諸生冠後嘗以廩讓其友李生郃生尋以貢讓其師周生每居親喪毀瘠不勝禮至析產多所推讓兩兄又多賑恤諸宗人盖自末第而邑士

人誦慕之矣嘉靖癸卯舉於鄉庚戌舉進士除太倉
守太倉吳劇郡公身先勤約下令蠲重役節供億清
浮糧禁吏民不得為奸興學勸能郡一切辨治壬子
夏六月島寇卒犯吳公始有憂色曰吳自此多事矣
蓋知吳以佳麗餌寇又吳安久人不知兵寇一再深
入吳郡不為沼倖也乃預戒其丞史繕城厲兵為保
障計尋奉軍府檄提兵吳淞江劉家河並用水陸師
大剉賊鋒走之明年春三月寇再入犯嘉定上海殺
稗將二人肆行剽劫公曰事急矣如待檄而行使賊
得先我非計遂自勒兵分二路翼擊之賊稍失利去

會大寇數十萬據寶山三吳震恐而州衛將士悉調
集軍府備非常徒以空城委公公憂之適操江蔡中
丞來視師民方藉以固志公因號召民間義勇實城
亭未及集而盜數千薄城下矣公悉發城中壯丁守
陴身自冒矢石巡行樓櫓增飭諸械備是日雲日黯
慘蔡虞有它變謀逸出公以大義留之後見賊攻東
西南三關急蔡徑從北關夜馳去城中人無不自危
又其夜三關內外一時火起衆益洶洶疑賊已入城
至訛言中丞公且走吾屬何坐困爲公手劍厲聲叱
之曰中丞公出爲調大兵援汝何言走也有言走而

感衆者僇以徇衆遂堅守累月夜不倦寇始解圍尋
會諸將追擊之殺傷畧相當踰年寇又至諸村落及
旁邑之民來奔者且數萬公令開門悉納之城上用
火具城下設弱伏竟破賊而完城如初後賊逸而蹂
旁郡旁郡人謂公賣遺之適蔡中丞坐太倉罷恨公
因嗾其所善孫御史采旁郡人之言論罷公 朝議
不以爲然又吳父老爭赴闕爲公愬會軍府奏留䟽
亦至得不罷然已不復視太倉事日與諸將治兵寇
至則擐甲荷戈擁兵迎敵寇退則登名山臨勝水賦
詩長飲慷慨歌呼未幾以功擢蘇郡丞尋擢河南按

察僉事兵備蘇松會島寇縱至橫行江淮公會諸路
兵日夜追擊多出奇計勝之東南軍氣由公月振又
容贊軍府以計擒巨酋王直滅其黨軍府累上功狀
上三賜白金文綺擢副使治兵如故無何蘇州民亂
福山吳淞崇明兵亂公皆不動聲色平之後金山軍
叛於松江挺刃逼部使者索餉部使者錯愕無出公
第令開四門傳檄諸軍還衛轉餉且至矣諸軍解去
公立遣兇別隽部餉往比至諸軍又執兇以叛兩臺
使危之公乃單車馳金山諸軍業巳釋兇蒲伏道迎
公公開誠諭以　朝廷威法因得一二倡亂者鞭之

而衆復擁噪門外公正色曰諸軍得無有所苦而欲
入自白狀乎其具以牒來衆畏署名遂自解公因密
諭將吏夜捕首惡十餘人誅之旦日牓宥其餘遂不
復叛蓋公居吳十二年凡再保危城五定內難身經
大小三十餘戰斬首虜三千四百有奇建崇明福山
川沙柘林吳淞五城開楊林徐浦虬江白茆四港補
埘海田賦二千二百有奇吳人恃公為長城而所在
尸祝之不為過矣時議以公負文武才當超擢與會督
東南餉餘於而實而適有主官素憾之亂又擠公於政
從祀之[illegible]唐乃謝大兵後公公至坐棄之日此者

分未定巒夷自相攻耳何足以煩大兵因檄素儀冠帶之使攜諸夷如守吏遂不亡一矢亂自定比擢陝西憲使則孫御史業已在要路因從大計中公左遷山東參政時河塞徐沛間阻漕大司空朱公方建新河之議難其人聞公且來喜曰得熊公吾不憂河矣遂以三河已屬公公力任之系蓬居河上日夜率吏卒分承土爲二工奬勸者以激惰者吏卒日夜爭趨事不少休竟鑿沙石成渠而又築土堤壘石梁分導三河漕遂達大司空奏河渠書以公爲稱首隆慶改元入賀　上即位遷山東憲使已錄河功進秩一[illegible]品

戊辰遷浙藩左使會廣東有曾一本之亂　朝議推公拜僉都御史撫之公聞命馳入竟一本方冦會省急聞公先聲稍解去公因上平冦四策請帑金五萬爲輜皆報可公遂先發千金分賑附省諸殘命布令郡邑各捬循其民毋務精悍刻深傷國家元氣以時平徭省賦行保伍法使民自爲衛敕諸將分造戰艦百有六十備大舉區畫既定始遣將將步兵芟夷高惠諸洞賊斬首三千舟師邀擊一本於潮海三敗之逋入閩公又奏改鴻雁洲安民鎭兩盜藪爲二縣使賊無所匿能遣安南夾月且撫其國備竟上勿使

一本得南於是敕樓船將軍會閩兵圖一本於馬耳
澳斬首虜三百有奇捷聞　上賜白金文綺勞之一
本勢窮誘倭酋丘古所入寇惠州以勞我師時大兵
在潮公檄募勇敢士三千人自將入惠城以堅衆志
使使馳南贛求援屬材官周雲翔殺其主將以叛公
分兵守城旋大發火具夾攻雲翔雲翔敗投丘古所
公隨縱反間得雲翔誅之時南贛與他鎮會兵輳至
遂進擊丘古所斬首一千五百有奇其黨悉平捷聞
上賜白金文綺勞之公見一本未滅嶺海禍未已毅
然決策親督諸將進攻稍後輒懸軍法示之於是將

士出海殊死戰遂克一本生禽之斬首虜二千有奇焚溺可數萬顧捷書甫上而公勞瘁不支矣病數日且劇猶自稽撥理兵食不一言及家事以巳巳七月廿四下世距其生正德丁卯年僅六十有四廣民所在廟祀公初　上聞大捷嘉悅之進公副都御史比訃至　上惻然悼之下璽書臣稃以死勤事忠矣其贈兵部左侍郎蔭一子入太學詔有司爲起冢遣守臣致祭祀焉嗟乎公不朽矣公內行甚修負才開敏而有識畧爲吏廉幹善拊循然用法不畏強禦居恒未嘗言兵而臨敵制變動中機宜雖武侯汾陽不

能過又叙將假體貌卒能得其死力知人器使有拔
自于夫長而推轂為大將者至特重好謀而大難不
謙居大功不伐儼然古社稷臣也能以孫人有稛德
生二子熾燠俱以廩入太學而熾尤能讀禮學善屬
文孫十人徵初太學生為邑諸生將大人公之澤其
未艾乎

甂甎洞續藁文部卷之十

武昌　吳國倫　著
渝州　馬攀龍　挍

傳七首

涪陵處士張公傳

涪陵張叔見氏守輿國三年以最聞　朝廷累加恩其父母及妻叔見憪然退而思曰仕小子奉職何狀乃得徼福賜爵且兩世其自先德茂爾因述其曾王父廷璽公諸高義謁予紀而傳之按處士名璁字廷璽其先蓋南昌世家元末有祖壽輔仕蜀阻兵不能

東遂家涪陵之五龍鎮傳生漢霖嘗以五千金助
高皇帝軍興詔旌其門而其孫鑒博學惇內行嘗手
纂譜牒修復古鄉校禮郡人士至今稱之鑒生九世
即處士父以耆德屢延為鄉賓娶包孺人生二子長
璉次即處士處士籍先世累資屬其兄以奢靡處士
勿問也而猶父事兄不少懈鄉先達尚書劉公及嘗
歎其友愛而贈之詩處士性又好義樂施于趨人之
急甚其私諸宗人饑者粟之曠者室之暴者衾紼之
曾不愛餘力嘗出貲收其鄰何氏田已聞其婦姑相
抱泣也惻然折券還之里人給事中劉公茝以劾逆

瑾忤旨罰俑米二千石輸邊處士閔其以忠受禍首捐百石助之而諸好義者聞而爭赴焉劉遂得生還後瑾敗復起爲江西副使從子昕嘗關貫官錢三百金郡逮治之杖且死處士走訴郡公昕無知犯法死則死矣奈吾伯氏不腆何願入田産七百金償官贖昕罪從之已昕出泣謝處士微叔氏吾爲獄鬼矣昕不報叔氏有如此月處士曰但得汝生幸矣豈望報乎以故處士晚年益貧困乃其妻何孺人則善慰之盡解其簪珥衣襦易菽粟爲朝夕計屬其子孔時孔暉相繼蚤卒獨孔時遺一婦馮煢煢抱二孤孀居節

甚苦然處士益安義命卽家無宿儲亦不失其故志馮嘗歸視其母母病且死挈囊金數斤私馮曰用資汝孀母毋令諸婦知也馮歸以聞於處士處士立命還其父曰豈有世家子而食人私金哉徐撫其孫之頂示馮此亦千金子也後病卒行年六十有四二孤孫長怡配羅氏次愼贈奉直大夫配夏氏封宜人曾孫七人往可卽叔見以鄉舉知興國州娶湯氏贈宜人繼石氏封宜人際可勉可求可並業儒未成獻可行可立可並庠生贊曰處士信高義哉太史公有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利之於人亦

大矣方處士富盛時輕財樂施恤內振外大者解直臣之危而脫兄子於獄猶曰舉先世之餘散之惟恐弗盡乃既貧困無聊而志操益厲雖數十金不苟取則又何所為哉昔端木叔棄累千金之家散之一國及病不能藥死不能瘞而受施者相與反其子孫之財嗟乎此千古高世之行也乎於處士再見之顧端木見德於受施人之助也而處士之子孫則竟以儒術自顯儋爵分祿為縣官用天助之也天之所就孰與反財者多乎

王孺人傳

孺人郭趙州妻姓王氏父曰遇春世居武昌郡之東
門嘉靖甲申母郭夢文鳥翔其室以九月九日生孺
人孺人生而娟秀蚤慧王公奇之毎爲陳説古今興
亡及賢人列女諸名跡孺人輒心悟而通書記王公
益大奇之謂難其匹會趙州公諸生時失其故耦將
委禽或曰郭生貧而負俗獨奈何予女王公曰人固
有魁傑如郭生而長貧賤者乎卒予孺人孺人既歸
趙州公即布衣操作修婦職口不言貧君恭愫之謂
得婦族富人嘗睞爽遣女奴之趙州所覘新婦何爲
則孺人業已結束上堂起居君姑供盥饋竊歎曰此

必與郭氏而吾諸婦坐敗耳趙州公有兩弟並不治生而習遊冶公患之將析以資斧使自殖孺人曰姑徐徐善導之不然見謂新婦不長者令君兄弟不相容也後兩弟果出不遜語孺人但引纊塞耳若不聞卒厚遇兩弟久之兩弟皆愧悔稱丘嫂賢而宗鄰內外賢孺人者一口矣每趙州公讀書至丙夜孺人常令燭執女紅從之不倦至飭家政雖纖嗇必親若脯醢葅藩絲組麻縷以及衣襦履絇之屬罔不先期而具以故趙州公得一切勿問而專精綴學成儒名已酉舉明經已試爲杞博士爲郃城令稍遷趙州牧孺

人皆從之官毋謂公性峭急不能忍事恐難爲下時時諷以佩韋之義公亦降顏聽之稱益友會其丞不職以私求蔽於公公弗許乃伺公入計使其妻脩棗栗之贄見孺人實幣焉孺人受棗栗而反其幣曰幣非婦贄且恐污長吏名也其人慚退不復敢吐一辭比自趙歸爲兩兒娶婦毎晨起呼兒下帷治公車業旋勅兩婦率衆指勤動理家夜分猶秉膏火針剌紡績汲汲如微時趙州公勸之休不休曰吾不欲誨子婦惰也不見某家婦逸樂終歲坐糜其先人之產而終不自給乎年四十以後性更好佛喜施旦齋沐誦

誦品經日旰乃已見人貧有急輒不吝分橐裝濟之
諸親鄰待孺人而不食婚嫁者數十家歲大疫諸扶
携造孺人乞棺者無不立應蓋人人誦陰德云居恒
不言人過聞人家難即憂形於色爲之不食俟其平
乃復竊喜曰人孰無不幸哉已見二子經術成累試
得雋曰兒勉之彼朱門華轂而子孫多不振者善未
積也吾雖老猶及見若曹高吾里門矣萬曆壬午仲
子舉於鄉明年癸未登進士推擇爲翰林院吉士里
中人曰茲郭氏積德之報乎其冬十月孺人寢疾忽
謂其伯子曰吾其歸乎何神不吾守而嬰兒出也十

三日遂卒年僅六十趙州公名懋字子德伯子正位府學生娶詹氏仲子正域郎翰林吉士娶張氏季子正夏亦府學生蚤卒一女適郡將軍華峰三女孫並幼嗟乎孺人之必興郭也知言哉夫女貴貞好不惟其才而兼之蓋難矣予觀孺人高識美志行仁而好施佐趙州公於微而又篤有恩于從郭之二世並用儒術顯名即古所稱樂羊子妻公府文伯母何以過乎予與趙州公通家而重以吉士之請故得論次其大者俟史氏采焉

勑封劉孺人傳

孺人為劉大夫妻而伯子秉鈌𡚱也頃伯子斬然被
哀絰涉江叩予　予睹其容稱其服與之對食則一飯
一蔬以往七箸予不復加矣已避席泣數行下跽授予
狀曰茲先孺人遺行也不孝鈌業不能身代先孺人
而亡不忍其堙滅無聞於世願先生不靳一言華衮
之嗟乎孝哉伯子毋德其益徵乎作劉孺人傳傳曰
孺人廣濟李氏女其大父淑曾仕為商水丞父萬善
隱於耕毋劉以嘉靖癸巳生孺人甫八九歲父毋相
繼下世孺人煢煢與一幼弟相弔於室備嘗艱苦聲
不外聞久之徵仕公為大夫卜相得孺人曰此真吾

兒耦也時大夫方困諸生食指不自給孺人曰操勤儉佐之內事徵仕公彭太孺人曲極孝謹外供賓客每不吝解簪珥爲具甘旨奉不厭饘糲脫有弗繼雖縣甑累腹不言餓也視臧獲多所寬假而督誨三子則又嚴峻不以姑息爲愛屬其弟病羸且不起孺人手調匕藥進之因呼天而號曰李氏之不斬一綫耳天乎忍復降割乎弟病旋愈人以爲孺人孝感云辛酉大夫舉於鄉第二人尋遭太孺人喪孺人相之哀禮並至隆慶辛未大夫登進士授中書舍人孺人從之京會　今上　覃恩賜爵乃得奉　璽書封大夫父

爲徵仕郎母妻並孺人也孺人旣貴猶以布衣蔬食爲常而猶躬自漚麻辟纑無暇日或諷之貴家何自苦乃爾孺人曰非若所知念吾姑已不待養且不欲忘貧賤爲諸婦倡耳已大夫擢監察御史被命巡行畿輔與河南山東諸路屯馬所至風厲百官蘇息萬戶中外肅然敬憚之會同官傅劉二君相繼彈政府下吏議大夫慨然抗章救之章留不下蒲伏待罪者數日邸中兒女子錯愕慮有不測皆吞聲哭獨孺人不爲動徐諭之曰臣從君猶婦從夫汝父直言供御史職耳遑恤其它即生死呼吸無復可悔何以哭爲

聞者壯之幸　上意竟不非大夫再命之按蜀乃政府心疾大夫喜遂不待其報命遷山東按察僉事蓋外之也之山東未幾又遭徵仕公喪還與孺人襄事一無遺憾蓋孺人故多乳子女有寒疾比更二喪過慟孱然骨立矣曩徵仕公善爲其子卜相因宜身食其報如是哉萬曆丙戌大夫復起山西如前官無何孺人舊疾舉益深遂以其冬卒晉邸中時伯子即疾於家仲子秉鉞游太學叔子秉鈐讀書匡廬皆不逮與孺人訣獨庶子秉鍵在侍孺人摩其頂而終焉蓋鍵雖産異母而孺人子之甚恩故鍵亦母孺人不復

知其所自產也卒年五十有四晉諸王侯卿士莫不賢孺人而哀大夫失良友爭相匍匐吊之而伯子則有臯魚之痛不可解顧伯子才業已博識工古文辭而與諸弟並負用世器所爲不死孺人有餘地也何憾哉大夫名天衢字一登今擢陝西參議位望隆隆起矣

新野王妃邢氏傳

邢妃爲南陽衛指揮邢山女生而倜儻類丈夫乃其性獨柔婉貞順執牀下禮甚恭年十六奉 詔封爲新野恭簡王繼妃初王元妃李賢而蚤世妃悉遵其

遺矩脩壼內之儀謹事大　毋荘而撫元妃所生宣懿
王保愛益至荘大毋賢之謂新婦不獨能其家卽國
亦頼之矣是時王邸第未治又爲先王治寢園羊山
工鉅而訾不贍王以爲憂妃請爲王計歲入王祿可
千餘金而奉邑所上廚校又千餘金皆　君賜也第
無闗費移以治第治園庶幾不病民且彰　君賜不
亦可乎若邸中一切經用請得躬執勤儉無使一人
有浮食而以餘粟餘布佐之盖三四年兩鉅工告成
國人賀王而王歸功妃妃曾無德色也已念王早孤
家廟禮多剏而未備請下　王臣之知禮者議議如禮

遂著爲令而世守之妃旣有子鎭國彌飭與宣懿年相次而才過之妃每抑鎭國不使與宣懿抗會宣懿病不任應對起拜王將以偏裝衣之妃從中力贊竟以宣懿請封王後宮多姬姬且多舉子有王姬者美而有寵於王陰行妒將不利於諸姬子妃輒傾身陰翼之皆得免王姬恚恨因時時語侵妃妃恐傷王意不與之校無何王寢疾妃呼天請代不可竟薨妃哭之累絕誓以死殉唐憲王朝晡往慰之乃強起宗老或謂王姬負罪當殉王使內使吏姬姬窘求救於妃妃憐而釋之曰若不足爲王辱殘殲也仁人之言哉

後宣懿王嗣位徃徃稱疾廢朝會禮憲王意在鎮國以爲言妃闓之持嫡庶之義力爭於王前事遂寢妃自服拄大毋以下諸喪哀禮備至最後宣懿與鎮國夫婦皆不禄妃又撫宣懿之子榮僖王字宬及鎮國之子輔國字洨篤愛並如所生暨榮僖以冢孫嗣王稍稍倍妃而行不遜無執妃侍人而扑之事聞
唐成王將絕以宗正法妃陽驚曰無是也得無告者過乎王益心儀妃長者開迎入宮與其妃用家人禮稱伯毋進食上壽徐敕文奴數十人樂音樂前導妃宴遊別苑甚驩且授內史形管紀述妃大節懿行將措

疏關於　朝旌異之妃謝曰未亡人受知賢王幸矣何足以塵　天子覽乎蓋妃秉家政邸中歷恭簡宣懿榮僖凡三王諸內務外畬多妃所經營而增拓者逮其子孫若鎮國輔國出邸第令守常祿曾不以尺帛斗粟私益之曰未亡人為先王冢婦不得以私病公也年七十八以病薨　成王率群臣臨其喪旋祔恭簡王墓藏焉輔國聲而能文口授其子奉國宙松具為狀而奉國之子碩鼒孫嶅封相繼工辭翰而與予神交因走使遠來屬為邪妃傳予讀太史公外戚世家而知自古有國多外戚之助非獨三代之興為

然也然猶以為難言之君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乃邢妃節行純備為能相王業風人倫而猶保其胤嗣世世揚休美厥稱於君臣父子之間無一遺憾塗山姜嫄而下誰其儔乎

中憲大夫劉公傳

劉公名賓字　世為山西沁水人今大方伯于明父也少業儒弗就稍稍習文法試為邑史比見其曹耦甲疵瓛趨萎陵咋舌邑令前惟恐一有所弗當心竊恥之曰壯夫不為也因入貲取貝冠服退而家居者二十年不入公府一意與牛恭人力農桑織嗇自

給間操餘貲賈行江淮間市繒易金屬估者誤握算多與之數十金公心知其誤也立召其人還之或嘲公賈之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惟恐失利今不藉機智而利且倍取之何傷而乃與人若棄為是迂也公笑曰吾視取非其有為不利非若所知已歸而胥誨子明治儒業且成大喜曰幸哉有子何以家為因謁選以文士官補郯司権居郯未一月聞子明首舉三習輒囂然棄官去曰小臣不必以身用矣未幾子明舉進士奉　詔入史館日簪筆侍　朝無間請急歸省公而獨南嚮念公不置踰歲乃得遣使迎公如京

邸子明喜動顏色爲奉几杖進不上食公愀然不樂曰享取其適而重繁蕪豈非老人適也小子聽之時與子明同館者二十八人聞公至皆結駟具羔鴈儀然造之見公恂恂長者又美鬚髯豐頰多福壽徵莫不舉手爲子明賀迨公還汜又相率有贈言都人士榮之而公獨逡巡不敢當會子明由諫官外補公無慍色曰兒弟直道事人內外奚擇焉後稍遷民部貟外公是以有承德郎之封未幾歷浙江按察副使公是以又有中憲大夫之封　璽書自天緘多金緋焜耀閭里蓋殊遇也客以賀公公無德色曰以小臣被

再命不知兒所爲報矣因時時移書誡子明其益精白乃心秉時樹勛伐用答　主上寵靈萬分一毋以老人爲念以故子明數歷中外二十餘年所至名實純美赫赫稱王佐才蓋得之義方者厚也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公其有焉公既貴而有家一無所改其初節居恒忍嗜欲薄飲食與布衣士同風出入一款段馬兩蒼頭從之邑令強之輿弗輿歲計所入堇堇克食指共賓祭稍餘數十金即以市粟待之外庾以待里人之貧者月歉則平賈糶之歲歉則計口賙之徙于東啓少孤公子而教之遂成邑名士東鄰子困急

以其所居室售公公與之直矣而又閔然念其父老不忍使遷遷徙數歲其父以天年終乃爲其子辦別室居之公之爲長者類是豈一有所矯飾乎吳子曰益所爲積善也夫積非有爲而爲且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公累行自少至老不衰若所稱史不屑抱牘賈不屑殖利仕能行其意以自免老有封爵而能自貶損以行仁義此何所爲而爲之公叔子之言曰順緘綬者成帷幕合升斗者成倉廩并小流者成江海劉之餘慶未艾其自公身卜之矣予觀忠伯相君予其恬元甫宗伯予其當知言哉夫恬知止足而當以冊

根柢兩者展幾合道而稱積而子明又足以承之家日百世之利在樹德乎公今年七十有七體力腴健不異壯盛時牛恭人則倍公七年矣子二長東星郎子明方伯次東鎔孫四用相用康用儉用儁並受經術足以世其家而予為傳其大者如此

韓公傳

韓公下世且四年其伯子晉勳業已營葬事乞穆考功志其幽石少保表其隧不朽矣顧其孝思未已又以傳屬予予為之傳曰公名廷相字良弼別號兩峰其先潞州長子人永樂中遍 郡公徙居長垣史友諒

屯凡六傳生公大父釗弘治初割垣之東隅爲東明縣故又爲東明人釗生公父璋娶谷孺人生公及仲廷臣季廷佐公甫十歲遭父喪而二弟尚在襁褓族子利其產將據執卵翼之公抗志不爲動久之身爲家督無暇卒業儒稍稍習法家言試爲功曹已入貲爲省祭官非其好也上承孀母下撫幼弟備歷艱苦用能復振其家叔母郝蚤寡無子公母事之卒厚葬之始終無違憾訓育二弟並有所成立至廢著諸便利田宅惟弟所欲分給之一無所私以故二弟並饒於貲輸粟縣官仲爲太學生季授省祭冠帶皆公力

也已省祭君暴卒公傷之而字其孤歐無異已出里人稱公長者云矣初娶楊孺人生晉勳甫八歲而楊卒繼娶賈孺人撫晉勳未數歲而賈又卒公見晉勳時時哭兩母過哀益憐愛之顧其望之太厚而督誨每過嚴偶見其出而與群兒嬉也怒搒之誤擬其頂髮髮絕血流谷孺人走抱晉勳泣諫公公雖內悔而猶正色曰是兒豈足姑息即使之捫痛知警亦誠子之道也自是晉勳感悟專志力學不復爲兒戲谷孺人老而以節終公父子執喪如禮事聞有司有司旌其閭公故與少保考功二先生爲布衣交二先生

嘗過歙公見晉勲岐嶷大奇之公乃令晉勲就學邑中師事二先生二先生爲隱括之經術日益精進未幾補邑博士弟子隆慶庚午舉於鄉鄉書至公走謝二先生二先生又曰晉勲千里駒此特其初鶱耳請更待之越歲歷丙戌晉勲舉進士公大喜益歎二先生知人隨策一蹇視晉勲於邸未數日從間道歸不使人知暨晉勲除德安司理迎養公公見晉勲日坐訟堂召罪人對簿判衷猝决死生公惻然誡之曰見爲刑官關民命至重古人折斷獄流涕務從輕比者蓋其慎也兒盍加慎焉厚汝德昌汝來裔晉勲故孝弟

士聞公言益謹出而求措人而報命行之三月郡獄平公喜曰兒庶幾有仁風哉吾將歸而為汝蔚至門矣比歸屬京有以文簟織葛遺公者公力謝不受曰田舍翁無所用此遂畀槀人里中里人高之謂公能以無欲助子轉也公居恒善治生理家不辭纖嗇後家起子旦貴公愈折節下人不設城府人益樂親之里有兄弟相搆累歲不決者聞公孝友輒退而自慙惟恐公見公性又好施往往急人之困而不自德歲饑出粟貸其鄉鄰所全活甚衆見道殣則藥槥而掩之公生平質行類此人猶異其享大耋膺重封為快

也乃歸自德安年纔五十有六遂病卒天道謂何甚
在宅之某方兩孺人祔于郎晉勳名魏初晉勳存喪
哀號累絕已除服起家補武昌司理其理武昌猶奉
公遺誡獄無大小爾平至其自愛皭然一介不取則
神明可質茲真壽公于歲吳某曰嗟乎韓公善樹德
乃爾其有子如晉勳治天祚之而食報不必以旦夕
計昔于公以不冤畀其後楊伯起以清白遺其子孫
司理君兼有焉而公寔貽之矣餘詳考功志不具述

張母龍孺人傳

孺人蚤世亘元年其孫如岳始介友人賴茂永來乞

予作傳茂求又具述其家世貴盛與孺人節行甚都
予即有作庶幾無浮譽乎傳曰孺人姓龍氏泰和人
後巖先生女也先生起家鄉舉仕爲行唐令其二子
並以文學稱官晚舉孺人先生愛其婧秀甚之甚珍
因命名曰九玉暨孺人脫襁褓日聞內訓端容止精
習諸女紅蚤夜不懈先生亟摩其頂曰此吾家女丈夫
女弟難爲偶耳已擇偶得張司城子煥大喜以爲嘉
耦蓋張故萬安右族司城君又倜儻好讀書無得當
先生而厚遂孺人歸歸時年才十四髮尚不勝笄業
已能佐二尊人庀家相司城君力學內潔蒸嘗外共

賓客曾不俟告戒立辦焉後司城君卒業太學授某城兵馬司兵馬稱京朝官然其性任俠好與四方賢豪結歡不屑視生產孺人拮据操作力贊之卽浮費日繁而故貲不少損亦不少拂司城君意司城君曰予眞丈夫丈夫哉越隆慶癸酉司城君捐館舍是時如岳甫齔二尊人並耄矣孺人毅然忍死骨立抱孤事二尊人備極孝謹自矢終身無異志有窺其尚少而微諷之者孺人輒厲聲而拒之曰爾猶人貌乃欲禽獸我乎自是宗黨內外無不視孺人氷玉者未幾二尊人相繼病且卒孺人視藥視含以及襄大事一錄

於禮觀者益賢之會有睥睨其家將造釁以嘗孺人者孺人正色厲聲斥之曰三靈在天六尺之孤在户未亡人可死而不可暴若將奚爲於是睥睨者宛舌寢謀而孺人有家如故然孺人雖有家而性好儉素衣不厭澣食不厭疏即漚麻漂絮一切纖嗇細務類多身親爲之至於篤宗親振鄰里貧乏則又一無所靳其視如岳孤雖廑廑如一綫而歲時督誨每過於嚴未嘗以姑息爲愛即誦習之暇一有嬉游輒召而戛楚之且泣且誡曰兒忘人欲奪汝母將危汝身而利汝家乎是何可一日不自振也即不自振而家聲

意

有所失墜未亡人異日何以見三靈地下乎暨如岳受室經術且垂成孺人猶督誨之如初以故如岳益抗志於學而懐經世遠圖未敢一日遠毋輕出求自試無何孺人病不起其在彌留時神氣猶爽然瞻視不亂第抱如岳臂泣叙祖父締造之艱與孀居嗣守之苦屬如岳勉承之目遂瞑時萬曆甲申五月某日如岳哀毀終喪始得試儁補邑學諸生尋應明經舉待用有地固孺人督誨力也嗟乎孺人以弱齡爲張家婦二十七而孀居三十八而化去計其事司城君之日少而爲張氏積功遺慶獨多大者矣 心從一不

跤二庭且身代司城君厚送其親而義方其子節烈何廪廪也而又能肅內政攘外侮保有故家以遺其後即享年無幾而令名常在宇宙其貞姜蔽姬之儔乎是何可使泯泯無傳也

記二首

煙光樓記

欽之侯公初以按察僉事提兵駐蘄坐扼三楚東戶所為保障計甚備不具述公每出江上視水師有暇輒就行營甌脫翔延禮二三鄉大夫談名理諮故實坐必移晷而後休已公謂甌脫庳庳非所以居長者

將謀搆一講堂易之會聞湖北之 命行不果後二年公自湖北移鎮襄陽且三年遭大夫人喪扶櫬東下舟過蘄則蘄父老遮道泣送公公亦泫然泣下蓋即公故所視師處也公徐起步過行營愴然興嗟顧謂二三大夫不佞不習爲吏三仕楚矣乃所至楚人不求多而反見德豈非諸大夫躬厚道風之雖然不佞豈能一日忘楚且負諸大夫也請得用予初志搆講堂於斯紀一時之遇以期再臨可復許乎二三大夫曰善於時梁生之文以地一區獻姚生實明碩有役公喜出橐中金若干授姚生以去時 萬曆癸未

冬日越明年丙丙夏四月姚生與孫生之大父往遊相與經營之衙得飯材遂鳩工創爲樓三楹是秋七月樓成二三大夫登焉則地勢爽塏結構宏麗且負郭抱山襟江帶湖憑欄四望西際樊口東薄匡廬水氣氤氳巖霏縹緲數百里奇勝攬在眉睫二三大夫栩栩然歎曰樓壯哉微公其誰當之客有謂吾屬因公建樓登樓思公盍名庾公樓乎夫楚之爲樓其最顯者武昌庾公巴丘燕公當道萊公襄陽仲宣皆志其人與樓俱永其義亦猶是也姚生曰美矣非公意也夫公蓋欲與諸大夫共也者且與諸父老共也者

公不自有其德而寧有其樓乎今公雖去楚乃楚人席公餘芘居茲堵而卧帖席目所睹見數百里煙光出沒山水間皆幻也而吾屬與公時聚時散亦幻也夫宇宙之內惟幻乃真惟真乃無盡而世之所指以爲真者又未必非妄也妄必有盡時矣茲欲以無盡思公其煙光乎維時日已薄莫客有誦王子安所著烟光凝而暮山紫者二三大夫躍然喜曰善遂名烟光樓且以廣公意云姚生因具狀涉江來請予記予知姚生嘗受學龢菴先生多朋而好行義遂爲之記若此

遊白雀洞記

洞在宮口東大嶺之絕巘故無名頃歲有彈雀者過其處見白雀彈之遁入石罅間不可得因扶荊莽求焉則窪窪一洞也遂亦不敢深入出以語宮口人宮口人始有一二好事者從之遊呼為白雀洞云友人莊則勸時時謂予曰其奇予雖病憊乃有景在域中勃勃神往矣會挐舟送所知出江泊百箭港則勸迎謂予曰白雀洞微子不名茲來豈山靈意乎其明日則勸偕其弟則可則大與其門人程子良瞿伯明各以壺榼趣予予乃自港登陸窮宮口水郭越玄帝廟

路

遵江于東行見江帆與亭巾車爭馳野興益適可三里度軍山之陰經吳將甘寧墓又二里許境漸僻徑漸崛崎旋躋一曲磴諸客已辨疲頓息焉且息且歔移時而後起凡數折得小嶺跨其脊以望大嶺尚百仞餘皆童山葬多美石盤紆磊砢秀色參天意所謂洞當在石際也從脩瀧陂陁而上二里許得洞門業已有燕人束火爲前導門以內左徑右潭徑反幾不容履俯身而下得平土可受十五六人潭與江爲消長杳渺莫知其際乃其旁有孱峰起周遭逶迤狀若欄楯蓋天造也已從束火又入三一般如此旁雖稍

湫隘而四壁皆文石玉質星彩爛然挾火光射人顧見壁間綴巢石乳淋漓其中叩之樵人曰白蝙蝠巢也嘗考蝙蝠食石乳千年毛羽盡白信矣信矣鄉彈雀者所見白雀得無即蝙蝠乎彼千年靈異物豈彈射所得加也徒為吾黨除道耳已就外洞取隙光與諸客席地飲十數行扶攜而出登洞前危峰振衣四顧長江外繞重湖內滙風瀾雪浪浸淫兩腋而盤塘富口萬井相望歷歷如積蘇回睇大坡石樸鍾成冊寵隱約烟霏中不可辨而獨吳伍員故壘唐李煜殘堞魏鍾繇洗墨池與下雉南城諸遺墟並接襟袖可

指而男巋乃若西招樊山東揖廬阜上下數百里烟
光吞吐𥚃𥚃霏霏使人應接不暇茲太嶺之擅奇也
茲盡於一洞哉於是諸客乘興各踞一石鼓飲𣺌醉
吾兒無忌挾其友陳生後至則携來酒汁且盡矣少
選反照在山千巖競麗予且頹唐而歸比至山麓遇
友人莊則久携酒勞予田家頗不勝杯酌乃後至兩
生則一吸而罄其餅矣時萬曆丙戌十月晦日

丹山別業記 [illegible]

海陽邑南三十里有丹山聳臨谿上福源水出焉谿上故多素封世家而程爲最鉅程季子汝正又予少時布衣交頃築園舍蓊頗擅丹山之勝何侍御少愚名之曰丹山別業季子嘗約予爲別業游不果因請予記予謂生平酷嗜佳山水然不能踰度而意繪之姑有待焉越五年書來大有觖望始據狀爲之記曰別業蓋跨源水而扉循石梁入扉數武則割源爲池池瀜瀜受烟月又飛一橋水面若虹飲橋脊負一亭曰濠上亭意其處可任公子釣也舍橋而北爲覽輝

堂堂楹雙桂抗檐起勢欲參天堂左右爲招隱儲芳二齋沿砌雜植名卉與池藻相輝映從右徑入羣玉山山益壘太湖英山諸異石成矗立方池中巋然瞿塘灩澦鮭豕馬不足名耳山半得清泠亭有泉粼粼落方池作鳴玉聲稍折而下入藏陽洞洞不甚邃而石脂吐四壁英英可餐尋從一竅蛇行出洞又得瀌磯一躡磯而上則平臺由平臺稍却則倚雲亭亭臺之間巖壑脊篠竹樹葱蒨無復人間境矣亭背闢一閣曰壺閣達如在堂堂奉玄帝居也其左徑則栝柏數十章交陰僻悲蔽虧日月雖盛夏不暑窮巷而小

山徑嶺多紅梅每歲梅先春而華因名絳雪嶺嶺半長松偃蓋下覆白石几以待手譚凡再折入雲岫窺水簾洞飛泉散沫聯如貫珠響如曳珮令人心目倍清洞前巨石怒起筋骨盡露作猛士當關狀由洞後捫壁側足而登出蔾蘿外則又平衍可縱步因篠以石垣而建八風榭其上倚榭騁目則黃山白岳諸峯隱隱眉睫矣邑令南海陳君爲榜其榭曰丹山積翠益兹山最高處由北巷而南穿一竇得菡萏軒軒半架池上池蓮可千頭花時亡異坐錦雲中不觴而醉又垣外多垂栟清陰入軒逐照鳴蟬佐之令人忘倦

其兄辰州君汝揚常飲而樂此因題曰新皎清芳又
折而左依槿籬行籬以內皆蔬畦籬盡歷木香棚薔
薇架南涉湘筠披披下積潦成陂而芰荇菱芡雜茂
其中而陂之東涯桐陰匝地忽五石如飛來借名五
老峯峯下蒔諸品菊而閣其上曰龜宜閣迤邐而南
上華陽岡入栗里皆披榛莽行而朱實纍纍高樹間
能辨人道䠞最後陟舒嘯臺臺巍煛出樹杪俯視風
榭又噴然矣下臺經白茆亭東入薝蔔庵庵中頂禮
觀音大士而以薝蔔花爲清供北望如在堂金碧相
衍茲別業之大槩云季子毎謂是役非敢自爲樂矧

以泰家大人歡而與四方賓客共且微玄帝大士之靈毋令人以我爲泰也吳子曰予據狀爲記託之乎附游曾不能僂數其勝即異日躡屐從季子游奈應接不暇何夫季子方挾高貲賈行吳楚間家殷殷甦乃其志不在什一之利而在山水之大觀此必有闗閲乎塵埃外者予按丹山郡志所不載而水經所載丹穴之山又在異域非是或曰以山多赭石名或曰容成子浮丘公嘗於天都合丹爲豈季子亦欲有所託而游於無何有哉

弇州續稿文部卷之十終